

適園叢書

張宗祥





磨

火

使

畚

征

臣

焯

紕

碧

垆

畧

皿

朱子以蜀繼漢而千古之大綱以正東山老人作通鑑成以
南唐繼後唐後唐雖賜姓李而奉唐朝立廟祀高祖太宗懿
宗昭宗南唐唐宗室裔也通鑑以昇比昭烈而紫陽曰徐誥
復姓李氏復之者大言之也故直以宋接南唐梁晉漢周安
得奸其統此亦特識也明唐王無嗣并有傳位監國之意桂
王竄緬甸而歿監國完全十七年有始有終雖不卽正有維
繫天下之勢而一時之忠臣義士霧集響應卽殘山賸水亦
無異於宋之端曷以春秋屬魯而以唐桂附之其義亦至正
矣其與正學之禁書所南之心史豈有殊哉健庵老友好輯
遺書網羅放失見余舊藏東山手稿一冊借而錄之并屬余
校對余喜是書之復有副本於世閒矣此書紀事眞實而評

品得正必傳於後無疑略書數言於卷末時咸豐壬子八月

初五日也熙臺識

矣其與王學之宗旨相南之心史豈肯容藉對亂文致博

無異於宋之龍興以存粹無善而後取封閉之其非亦不五

藥天年之漢國一知之恩田進士魏良警風鳴也山味亦水

士意斷固而更豐國宗全十士平肯故有殊觀不唯五許錄

符候其神以本韓顯出與雷王無隔代育書出謂測之意於

更致率刀賤之昏大育之出知直以宋楚南觀受管樂以必

志謂深南觀則宗至商也既錄以畏州湖原所錄國以必

南與博與出對也雖與抄率而奉制與立國疏高而本必

宋千以體識與四千古之大識以五東山乎人射加也

魯春秋序

皆知宣尼以春秋存魯曰魯至漢興猶後服豈知宣尼以其
春秋存魯實存周曰周禮在魯至漢興猶後服如是春秋之
所維繫大矣且也焚阮之後伏生以長年所口授尙書周平
王而下卽載伯禽誓師之詞則明以魯繼周如是魯之所維
繫亦大矣顧伏生之口不及春秋而迨魯恭王時仍出之孔
壁則魯實又存春秋諸國莫能及也明興作春秋者之五十
六代裔孫希學率曲阜令希章謁軍門時其父克堅猶祭酒
元大都也是故魯後服則二生不肯行魯先服則二裔希學
希章朝請勿後準於竊取內外之義先後非有殊旨魯開國
王檀文弱早世再傳輝賢六傳頤垣嘗藥禱岱喪葬如禮捐

田湖業貧民有詔褒可似習聞詩禮之訓者則今監國王父也監國立四日而奔奉後服之遺教采藥天台昔魯哀借越適以滋禍而在監國則因越而克延其祚勢既不同時有獨切於是竊取之義大彰而吾道以南名節炳爍夥不可數爲古有道之朝遠不逮自長河以遙暨大江以北雖多秉負殊特顧未有如會稽君子以六千擊楫起則自文武大小諸臣以及儒生布衣下至隸卒商賈優娘氓勾咸願爲故人死死數十年未旣也使非魯非魯之義興非魯之義興與其共事則諸抱忠藎無算而或以無所感激遂至於時去勢移漸忘其效節而等於齊民者豈少哉是故存唐者魯也與延平共事而姓猶存存桂者魯也有閣部煌言之底節而歷猶存嗟

平魯春秋豈魯之春秋已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左尹非人氏識

魯春秋序

以春秋歸魯無論非作者之意亦非古之作者之意至不得已而大書魯春秋此則作者之意也作者既以其意歸之魯吾迺可得而言之矣夫書必有所以爲始終合二百四十年列十二公託始於春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者昔之爲魯春秋也統十七年奉一監國始於鄭義興終於張閣部者今之爲魯春秋也以隱公紀年而旁注周平之四十九年者是周存於魯以監國紀年而分注隆武永歷之先後者是唐桂存於魯此春秋今昔之所同也春秋主因則取史之舊文而修之且備載齊晉霸業之盛衰以示警戒春秋遂復主創創爲國書專紀魯事而不特書閩粵之情勢以一機宜此春秋

今昔之或異也經始於春王而傳追序交質之文義始於鄭
義興而事先書陸行人等之節此春秋之兼傳以從同也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立乎定哀以上指隱桓直
書於前必微辭於後者爲尼山之書所見一辭所詢一辭所
徵詢又一辭立乎乙酉以下紀辛丑江東爲倡江南爲應者
爲東山之書此春秋今昔之同而不盡同也會夾谷歸三田
墜費墜郈則不書尼山之名渡小壘戰檀山獲其大醜則隱
存東山之字此春秋今昔之所獨異也古者王朝公卿書官
大夫書字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或貶貴而書名或褒賤
而書字今則公侯以及氓庶有關神器之存亡者必盡書其
名此春秋今昔之不得不異者也古之立言但貴人事上合

天心雖錄變災而略於事應今則歷敘艱危不書天變人心不死而鬼神無權此春秋今昔之不得不同者也嗟乎魯至定哀日以微弱不及晉楚遠甚而萬世以後春秋一書與天地相終始今之爲魯避地江東不及閩域并不及潞藩而春秋所載人物散布震動江干聲馳海外捐棄踵頂化爲星辰是豈人事所能料哉歲在己酉起從侍敬修堂中屬起校葺是書因參求書法之偏旁點畫以存正韻稽驗歲差置閏之舛合以遵正朔謹考人物之名里以誌職官博采當時之詩歌文傳以正人心至於筆削是非出乎作者之獨鑒不贊一辭此又春秋今昔之所同不敢或異者也謹附書簡末以俟後之讀是書者得其指歸焉

魯春秋

監國紀

弘光元年

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江南及浙西郡縣咸望風下杭諸紳奉皇太后命敦請潞王翊鏐監國甫三日監國因原任都督陳洪範籍士馬錢糧北款錢塘知縣顧咸建不忍從棄去諸生沈乘建守城之策百姓暱王慈立殺乘在籍原任兵部主事王道焜行人司行人陸培不應召自殺於是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詹事府少詹事徐汧吏部主事夏允彝生員顧所受王毓著高孝瓚王士琦士琦弟士璫士珍趙大中布衣潘集周卜年術士王樂水咸不屈自殺

弘光中潞王奉命居杭金陵迫皇太后與乘輿夜遁閣部
馬士英密傳所暱方國安以兵分道護太后詣浙而身從
之不扈駕洪範初監討賊不利嗣陪兵部右侍郎左懋第
北勞懋第不屈死洪範密輸款得先歸艤浙北關者兩月
至是力勸監國以兩浙北降楚將軍華堞麻經爭王前慟
哭躑地求盡曰釋此吾姓無死所矣監國不聽北去不返
乘字季中仁和諸生武林且款乘獨大言誰主降議可斬
請留方鄭二總兵合守空武林門外民塵宿師猝死論者
追惜之咸建字恕禮崑山人不從款逸去執至杭見戮道
焜字昭平以天啟辛酉鄉薦知南平歷兵部主事南都敗
歸里時新署杭州府爲諸生顧鳴彪其各邑朱龍圖爲平

湖胡佩爲嘉善彭萬里爲山陰朱承祚爲烏程沈希畢爲
新城唐士晟爲武康陳之杰爲海鹽陶良棟爲臨安共十
七人咸係本籍鄉薦道焜與同籍行人陸培拒使自殺培
號鯤庭崇禎庚辰進士與東林却後陳潛夫請于監國贈
太常寺少卿謚忠毅宗周號念臺山陰人明道正誼萬歷
辛丑進士立朝侃侃不畏強禦爲東林所推重筮仕四十
五年一鳴輒斥多臆議北帥幣聘奉書嚴卻絕食死彪佳
字虎子天啟壬戌進士司理興化擢御史刷卷南畿福王
登極請勿遽稱尊以示無私天下之義奏革詔獄緝事廷
杖三弊政不聽忤邪黨出蘇松巡撫病歸時作書拒招夜
沈池水死汧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里居自

題其像勉於大義南都再造作教規當事起原官不應南
都敗自沈虎正死允彝字瑗公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知
長樂以治最書御屏通經術務有用弘光中起吏部病歸
北師下走使者招之答書婉約以見志赴先塋水死所受
字性之吳縣諸生年七十餘矣見北安撫使入城爲殉難
諸生許琰作傳訖潛投泮池死鄉人私謚烈節先生毓著
字玄趾武林北降作致命篇自誓以書決劉念臺之義自
沈柳橋死孝纘江都人城破自題絕命詞於矜縊學宮死
同里諸生王士琦與弟士瑀士珍各偕其妻縊死大中涇
縣諸生北師下投泮池不得死潛投察院空署家人覺脫
纒歸卒赴門之塘河死集字子翔博學能文手草哭其友

王毓著沈渡東橋水死鄉人私諡義成先生卜年字定夫
工詞章爲文弔同里殉國王毓著潘集馳候江潮躍入死
樂水江寧人易姓名避仇浙中託星相說書以活時武林
北款扶其妻琵琶瞽者同躍土橋水死

六月雜髮有令其護髮自裁者爲諸生嚴紹英王台輔徐埭
張秉漳嚴心若等布衣方國煥翟士鳳六合甲市賈歐敬竹
龍游樵江米傳真者賣餅夫婦鵜叟梨園周之蘭夫婦百川
橋乞兒王瞎勾等其不奉制見收蹈刃而不悔者爲吏部主
事華允誠編修楊廷樞推官顧咸正知縣劉曙教諭孫兆奎
眭明承諸生卞子厚布衣許德溥詹履吉等

紹英字與揚無錫諸生全髮自縊死有婢從死題壁曰讀

聖賢書義不受辱使女春生同縊於此台輔字贊明邳州諸生完髮鄉鄙指乙酉以前所困爲周粟粟盡餓七日死球字瞻淇不從令題案不願立名垂後代但求盡節報先朝衣冠自經秉漳字不二以書答友虧體則辱親改制則忘君餓榻五十七日而死其妻哭之慟噴血死厥心若名壞以字行護髮黃蜚營被執海口奇計脫復匿死亂兵國煥字孔文歙縣老塾師年七十矣聞令移時不語鍵戶引錐刺左股蘸血題詩於壁有冠裳爲重一身輕之句爲纒自盡鄉人私諡耆貞先生士鳳號瑞卿武進人塾師城中不奉令以詩訣其兄於鄉潛書木主武進義民翟某神主列忠義祠信國公神位之側腰繫小牌投祠左池水死牌

書願爲明鬼不願爲他人臥水去十二字他字改六合甲
令下題其室朝而冠暮而髮生爲鬼死爲人約所善江蛟
同死蛟中變甲沈水久之蛟以新鄉薦爲竟陵令甫謁城
隍祠見甲如其神口作甲言限七日對簿果七日蛟死敬
竹常州業扇格者也家人勸薙髮傲不肯夜縊死同里薛
叟畜鵝爲生以七十觴期惡去髮先一日自縊死龍游樵
者聞薙髮之令急釋擔投水死揚州江米傳真家同妻縊
死賣餅夫婦世居蘇玄妙觀前聞令咸縊死之蘭蘇梨園
扮生者語其妻必薙髮我死妻曰必薙汝髮我死並投井
死松江瞽勾薙髮令下曰何以生爲北面拜夜自經死又
百川橋乞兒亦投水死允誠號鳳超無錫人天啟壬戌進

士以工部主事轉員外郎時銓閣比周上三可惜四可憂
病歸南都立補吏部見時事日非亦病歸乙酉後完髮杜
門者三年矣事覺同從孫尙濂坐抗制及難僕朱孝辭成
從死廷樞字維斗吳縣人崇禎庚午解元有文名篤行爲
復社所推重弘光中授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南都敗全髮
洞庭不屈必殺之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崇禎己卯鄉薦司
理延安賊自成破陝被執不屈東師入陝全髮逃歸預松
江同向總鎮吳聖兆之籍就戮弟咸建已及難卽從前不
從潞監國杭款者也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甲
申同里之鄉紳草檄討項煜之從賊者知南昌艱歸完髮
蠡口訣母訓二子蕃蓀不屈就刃兆奎字君昌吳江人崇

頑丙子鄉薦護髮與其弟聚奎匿里不肯公謁見收苦掠
兄弟咸不恭盡明永字松年丹陽人崇禎壬午鄉薦教諭
華亭題明倫堂之壁明命其永嵩祝何年明松字以避諱
改嵩蓋拆其名與字爲句也生忝祖父死依聖賢握髮自
縊覺不得死出投泮水被執不屈死子本走滇露見殺子
厚平湖諸生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其友常熟徐暉諸
生與項志寧以抗令咸閉門不食死德溥字元博爲忠節
直族子鐫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護髮不見人尋復鐫其胸
不媿本朝於膊左右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覺置法語極
不恭履吉宜興人潛髮山中被執臨刑曰殺汝不成爲汝
所殺尋常事談笑盡

閏六月之十有三日浙東西江南搢紳士民競舞槊起無所期會自城守以外窮鄉僻澁各自爲屯不計其數事從紹興起其迄江右以西不因魯不載

於紹興爲諸生鄭遵謙及鄉紳王紹美王亶周晉等遵謙字履公父僉事之尹已薙髮朝杭州遵謙匿外婦金連逮獄奮裏金出陲無賴起數百人紹美及亶諸生周晉王襄鄭之瀚張玉鉉等共事

於餘姚爲兵科給事中熊汝霖主事孫嘉禎等汝霖字雨殷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歷官敢言坐降弘光中有事事急做人人責成一疏又云兵餉戰守四言變爲異同恩怨四字時故顛倒不亡何待以兵應遵謙援海寧義旅敗績

爭誤國馬士英不得復用欲請上方劍誅之縣吏王翊亦贊汝霖起

於寧波爲刑部員外錢肅樂鄉薦楊文瓚諸生董志寧華夏凌之驃布衣徐睿等肅樂字希聲鄞縣人武肅四子暉之後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清升刑部會鄉諸紳謀北迎羊酒於演武場肅樂獨不署名於是鄞縣諸生董志寧華夏陸周明宇燦等五人卽肅樂共起一布傭戴少峰者願附肅樂之義大書恢復字樣於額聲金衢又賣茶傭願上一金助餉眠之皆末干計不啻也懸之以爲勸肅樂以眾西守江合迎魯王監國文瓚字贊玉崇禎己卯鄉薦與其兄諸生克仲及同學馮京第等從肅樂後共奮文瓚從唐

授御史之驃字馭和與諸生張能信共起父士弘常爲舟
山往日本乞師徐睿字聖思賢才慷慨感時故錮丈室中
不欲有所聞見會錢員外動眾破鍵出橫劍睨人

於仁和爲陳萬良馬雲龍等萬良字鳴皋仁和人故奴也
年十三走人爲盜奇計攫縣餉金四萬兩令其黨各以爲
生不復盜故終不敗眾義之願爲之死弘光中以薦授游
擊銜閏六月與其黨馬雲龍奉道士范大倫爲盟主大倫
死眾推萬良約束感薦主俞繩武爲負逃渡重河每搏妻
亦裹甲從勿後

於海寧爲千戶朱大綱等鄉薦左尹周宗彝諸生沈陵王
教主等大綱字振暘衛世職與同衛蔡國瑛字亘生許定

字一如鎮撫潘起龍字雲龍聘僧穎石爲先鋒會左尹以
龍山義旅及祝君待等合援海寧逐新令張堯揚去進士
俞士良兄伯昭咸共事宗彝字五重崇禎己卯鄉薦鼓鄉
健於硤石鍵里門自稱將軍弟諸生啟琦副之陵字湘岸
起最微左尹收養能謳爲諸生往受檄監軍荆木澈起郭
店主教主江寧人來龍山以術惑眾起眾數百人夜闖杭
艮山門無所爲盤旋各巷五鼓復走去

於於潛爲原任知縣俞文淵等

於東陽爲布衣陳倉等

於富陽爲生員陸方侯等地連武林且逼魯義走閒告密

者眾

於嘉興爲尙書徐石麒及回向總兵陳梧諸生王鯤張翊
等石麒字質摩嘉興人援事匿嘉善徐鉉吾家以青浦籍
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忤璫奪官崇禎初歷南計吏
久遷應天府丞敢言晉刑部尙書多平反訟都御史宗周
無罪病歸國變南兵部史可法檄餉勤王修答非便勸可
法力固南都以待後命福王立拜吏部尙書忤士英病歸
潛水月庵辭招婉而堅時諸生以大義脅詞臣屠象美回
向遂與陳梧合議城守殺新令秀水胡之臣嘉興吳佩原
知府鍾鼎臣同知宗室朱沔以得民仍其任迎故令平湖
龐霖嘉善詹申復前署歷四十餘日餉竭難守石麒益勵
入城乞師硤石不果臨危礮不去

於嘉善鄉薦錢旃與壻諸生夏完淳及倪人撫起太湖
於海鹽之澉浦爲王雲衢世百戶也弟雲龍雲鳳率韓萬
象等狙殺叛將周一誠監國授雲龍副將銜雲衢嘗開門
入御史王正中越旅

於平湖爲御史陸清原主事倪長珩貢士馬鳴雷官生朱
大定諸生湯雲章等清原與長珩領鄉薦最烈鳴雷字伯
臺與諸生馬萬方等抗殺新令朱龍圖僞爲喜詔稱神武
元年鼓眾大定爲相公國祚子原官成都通判請纓於魯
合吳易共奮太湖

於崇德爲呂宣忠字亮工爲諸生好論兵法進士吳易舉
兵太湖特疏宣忠可共事立擢都督僉事加扶義將軍主

號召

於湖州爲布衣金鎰諸生韓茂貽王光祉等鎰字拱玉長
興人茂貽會元敬子也與諸健一再恢湖州殺原任推官馮
甲並下武康孝豐安吉諸城迎楚通城王盛徵爲盟主王
札授鎰總兵銜

於德清爲諸生蔡孺法蔡子標等乙酉與諸義奔走子標
先被執衣冠肩輿臨市六人忽一人抱子標哭願從死子
標故異之不得於是報伏法者七九月諸健散孺法猶抗
不如制質其父兄而索之時和州戴重字敬之兼任推官
與韓茂貽等共事湖州

於承嘉爲諸生張實孚知縣俞文淵等時東陽始事陳倉

起陶阮勢烈實孚亦鼓六甲山之眾以應文淵遂提其鄉較往合陶阮復東陽北抗者五年文淵還里護所謂定王者以號諸健

於吳江爲進士吳易諸生吳振遠等易字日生崇禎癸未進士嘗著南都中興四議練兵太湖表於魯監國請爲內應授蘇松巡撫都御史懸長興伯以待振遠字石仙吳江人魯王歷吳江悅其計畫與爲工正母病乞歸嘗主盟湖中與沈天敘各分一旅天敘字文宗初起太湖奉樂安王甲奔走諸義王札授副總兵戰不利亡山中已復與諸生姜熊飛沈鼎鉉等起擊殺北師遊擊乙截北向大戰東濫谿頗捷

於崑山爲貢士朱集璜等集璜字以發明經以兵北抗殺
新令迎故令城守同事陶琰顧纘繩等咸諸生鼓義

於嘉定爲左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漳耀鄉薦張錫眉教
授龔用圓等峒曾字豫瞻父吏科給事中震陽號敢言峒
曾天啟乙丑進士以南主政起歷有政績弘光中補左通
政病辭聞詞臣徐汧自裁曰務兵不成出此未晚弟岐曾
字雍瞻後與回向松江聖兆及給諫子龍等密通呼吸冀
入魯師共起漳耀字蘊生崇禎癸未進士與弟諸生淵耀
及僑居上海鄉薦錫眉字介茲又諸生夏雲蛟唐昌全金
士起咸從峒曾之後而用圓者字智淵天啟辛酉鄉薦以
嘉興府學教諭亂歸與兄弟諸生用廣用厚咸共事

於松江爲原任吳淞總兵吳志葵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吏部主事夏允彝
兵部主事李向中等志葵與官舍常壽寧指揮侯承祖以
故較疾起復松江令壽寧守府承祖守金山於是子龍等
其推猶龍爲盟主而子龍監其軍向中署兵巡道史啟明
署華亭知縣適故帥黃蜚統水師來會軍聲益振
於江陰爲中書舍人戚勳及典史閻應元馮訓導諸生顧
杲李疇等勳字羽明爲文華殿中書甲申二月棄官歸弘
光中奉命督閩餉而南都敗江陰俗尙拳勇勳與閻典史
疾呼起復江陰每出奇計累捷城陷而復復而陷數四杲
係無錫諸生疇係宜興諸生挾奔命其事

於丹徒爲監軍僉事荆本澈澈字大徹崇禎甲戌進士司
理建昌譴歸弘光中監軍轄下江監國中懸授都御史巡
撫蘇松北禦婁河頗捷復崇明承制以王臣縉權署崇明
鄉薦張琦署蘇松道內變以水艚逆捷北師施家口覆敵
舟數百

於宜興爲中書舍人盧象觀象觀南解首進士督師尙書
象昇弟也弘光中以中書奉詔徽寧後起兵茗嶺用故校
陳安楊國柱爲先鋒安死陣茗嶺乃走合將軍黃蜚太湖
及蜚敗歿吳淞復與鄉薦葛麟收潰卒從通城王一再克
捷湖州同邑鄉薦吳洪化字貳公亦奮同事

於徽州爲御史金聲推官溫璜指揮汪秋漢余公讚諸生

江天一等聲字正希休寧人以嘉魚籍成崇禎戊辰進士
選庶常薦同官劉之綸客申甫知兵改御史監軍之綸援
遵化敗死聲扞歸乙酉與其友天一及指揮秋漢公讚等
恢其府嚴壁且援旌德及屬邑所部程士洪萬會吳國楨
余元寬等皆豪健璜字于石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司李
徽州從知府唐良懿之策嚴城守與聲共事萬曰吉以謫
官簡較從軍

於寧國爲徽寧道楊卓然推官正祖德貢士麻三衡等卓
然字又先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杭州司理降知太湖講
賊城完閣部嗣昌出師請爲監軍聲濯弘光中擢徽寧道
振旅北抗三衡字孟旋宣城人能文章長弓馬眾推服從

寧國司理祖德與北師對仗已同學諸生吳寧項志亨沈
壽堯錢士朝徐朗屢摧不詘士朝有兄士驥益敢

於貴池爲諸生吳應箕應箕字次尾復社知名積書充棟
時盡以託其所暱友人乃傾家飽士應金聲於徽州復貴

池

於溧陽爲道士任培元南都敗原任溧陽知縣李思漢棄印走
去適有彭氏家奴獲印呼眾城守培元贊之諸健競附其
義以起

於句容爲諸生周鏃與知縣宗室朱議澁等鏃字繼序鏞
弟也起義旅合原任知縣議澁復句容議澁係江右能文
頗習武爲宗室所嚴重句容敗不知所終戰長蕩湖及安

吉孝豐之閒還突南京神策門門破不得入議漣益府支也

時棄家亡去爲原任知縣郭凝之山陽知縣湯芬鄉薦周宗彝諸生董紫冒布衣□□□等其走匿諸苗峒以自全者不可勝數

凝之字大來海寧人天啟甲子鄉薦適在會城潞王北款密遣其次子宗祥縋城夜走其鄉勸所知舉兵北拒乃以薙髮路梗被殺從衣帶得書書言史閣部尙在左兵逼金陵黃蜚起太湖黃光社聚眾峴山且發豪奮勿後已知子宗祥之變南奔或云閩京且大用唐事敗不知所終芬字芳侯平湖人爲舉義雲章子崇禎癸未進

富春形
十一
士父事敗單走唐擢監察御史依永勝彩彩適與閣部
中藻郟芬往平之爲中藻所殺宗彝起兵固里事敗野
走不知所終紫冒名雲驤海鹽人與左尹同渡江薦閩
京鄉試唐敗不知所終

其矯新制而逃於禪者爲金堡熊開元趙庾張九臨王瀚
沈起徐世臣周訓導

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守臨清罷歸唐
起入閩以給事中監軍江上與左尹弈別閩敗桂以原
官爭孫可望不宜封王坐口舌戍爲僧桂林敗上箋請
收瞿臨桂之骨和浩然吟行世依粵之雷峰寺天然座
側倡法法名今釋字澹歸又與左尹半弈而別有倡和

之句

開元字魚山湖廣人進士以給事中抗疏閣臣宜興廷
杖申西閒驚義吳江不就薙髮入山爲靈巖繼起法嗣
修錫華山

庚字渙之南直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未仕乙酉薙髮
爲僧靈巖繼起付法

瀚字原達南直太倉人乙酉兩弟漳湛祖義死瀚爲文
告廟去僧華山法名戒顯改號晦山以志感振錫杭之
靈隱

起字仲方嘉興人乙酉棄諸生爲僧東禪寺法名銘起
改號墨庵亦有似乎晦之義有東山贊飾諸草

九臨吳江名士嘗檄討馬阮被逮南都敗獲免坐護髮
付市願死後留衣衣母寒主刑者感之釋僧去

世臣名繼恩杭州人逃於禪以字行爲曹洞三宜嗣

周訓導任武康學失其名好談理學言忠孝事津津不
去口乙酉薙髮入大靈山侍天水法名超覺字了庵付
拂遊錫諸勝與墨庵銘起爲同門兄弟至今歸安其故
里能言其初棄任事

遵謙首奮義事自稱正統制將軍眾數千人分五軍狙擊殺
北選山陰知縣彭萬里於清風坊迎故會稽知縣孫渠於野
還原任推官陳達情方北款加銜分守道以其素得民亦留
原任稱制得札授其裨貳分守要害榜示三語不淫不貨不

中私仇檄方國安王之仁諸師合防江

遵謙初起聳振浙西江以南咸恃以爲義遠近稱鄭公子云無不旦夕鄭公于之至也倚槩以待

秋七月唐王聿鍵稱尊號於福州改元隆武

王爲太祖第二十三子定王樞之後改福建爲福京以何吾騮蔣德璟黃道周路振飛及蘇觀生皆大學士封鄭芝龍爲平鹵侯鄭鴻逵爲定鹵侯鄭彩爲永勝伯賜芝龍子森國姓

正統制將軍鄭遵謙同守江文武諸臣合表迎魯王於台州王名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十傳爲王王天姿粹朗性慈易能書諳歌律甲申甫襲封四日而東師入兗州王南

奔浙江駐台州杭州北款北騎十二疾促王人朝貝勒會
諸較起沮江北嚴於是台鄉紳陳函輝柯夏卿翁明英等
率鄉健共前執殺北騎而江上諸文武迎王表至王卽紹
興

八月魯王行祭告禮監國於紹興以明年爲監國魯元年不
奉唐朔

諸臣上監國之寶以朝王慰諭卽道署爲監國府
起故大學士方逢年爲首輔除直殿銜故戎政尙書張國維
爲兵部尙書

逢年字書田瑞安人素厚重稱長者國維字玉笥東陽人
以天啟壬戌進士歷巡撫南畿積軍功山左及江上皖口

蕪湖等處以事逮獄弘光中薦起爲戎政尙書上乘時恢
勦之議忤閣部馬士英茲以廷臣薦復起

以故人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羣臣爭之謂監國先私恩不
可以勸義之普避位

之普以山左籍進士歷官歸閒扈魯蹕有勞後卒北去
爲常州太守

拜方國安爲鎮東將軍王之仁爲武寧將軍鄭遵謙爲義興
將軍咸總兵挂印

國安字盤石諸暨人少無賴私其里耕牛買之爲所發走
固原陸夢龍麾下轉從寧南良玉堵賊楚中自卒伍歷管
軍敗獻賊大治復黃州走賊武昌復漢陽諸縣及岳州臨

湘走賊袁州盡每先登升總兵官弘光中與輔臣士英善
良玉稱兵內犯士英懼密招國安以舟師四千人反擊寧
南北師下護太后奔杭州與北師對仗萬松嶺渡錢塘阻
金華不獲南適鄭遵謙兵起合表迎魯王監國屯朱橋進
復富陽於潛等縣從子元科機捷嘗礮北督存仁不及咫
狙擊倒其馬之仁字九如順天衛籍與太監王之心兄弟
弘光中挂征倭將軍印總兵鎮定海至是移防江而令子
鳴謙代鎮營西興爲武林對渡持重不輕戰遵謙屯小鹽
對渡爲赭山扼要號令嚴以書邀海昌左尹授兵部職方
監其軍

鎮東將軍方國安請復用故誤國馬士英爲大學士兼兵部

尙書不許

士英在國安軍中挾稱定策勳圖復用羣口騰沸科臣汝霖至請付西市以謝天下諸生陸字焯等草檄逐之百姓爲罷市車乃止迄無舍士英匿圮廟國安私飲食之

晉熊汝霖孫嘉績或肅樂俱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惟肅樂不受以下諸節有差

錄定策功肅樂以唐王旣稱尊不宜以官私於監國初擢太常寺少卿辭繼加副都御史益以無功辭久之受試都御史

得銅礮四十二於蕭山署土中識洪武六年以爲異鑄神礮封將軍以領之

神礮工費千金大於前礮者倍十載筏中流睨瀾西崩堞
數丈再發而裂

視師江干賞賚有差鑄大明通寶錢

監國止此一不再巡

廷臣請上尊號不許

嫌唐兩大王謙以未造尺寸力辭

原任都御史朱大典爲唐守金華使兵部主事來集之往與
平加大典兵部左侍郎仍守金華大典兩受秩不辭

大典字未孩金華人萬歷丙辰進士以章工能擢兵科給
事中天啟中凡理財用人練兵治盜章數十上魏逆時中
立副使福建備兵天津崇禎初定亂登萊以兵部右侍郎

總漕禦賊頗捷坐五賊破城落職南都敗練士城守金華
時國安以士英南竄閉金華不納

九月唐詔至文武諸臣疏請開讀惟兵部尙書國維都御史
汝霖中書舍人謝龍震正色爭之監國不果開詔以會稽孫
榘疾上儀注罪之

唐詔略云朕與王約朕未有子得金陵爲期朕當讓位皇
姪布衣角巾蕭然物外時廷臣速會稽備儀注上國舅張
國俊勇王怒王誓不奪龍震字雲生遂手批唐使者劉中
藻於殿上已赦榘別轉而以鄉薦及香爲會稽知縣
魯文武內外諸臣咸私表於唐不聞監國

諸臣以二唐前後厄自失重援勢必餉竭無所呼且唐詔

持至公誠一家也悉從唐使者中藻附表稱賀國維汝霖
等知之不以聞原其隱也

唐加封魯鎮東將軍方國安賜以銀印國安受之亦及義興
將軍鄭遵謙以下餘加秩有差隨遣科部諸臣分監錢塘諸
師不謁監國

國安屢捷進封鎮東侯

以唐封故爲加爵

魯無成算不能飽諸師入伍聽自爲義不相統止方王鄭三
師給公廩有所期會聯艤發礮而已不爲公使敵亦震其聲
不卽渡

自金嚴迤以東迄定海守江卒不下二十萬國安初營朱

橋被劫棄富陽等縣渡江屯潭頭兵部國維屯長河子總
兵世鳳統之武寧之仁屯西興侍郎大典屯金華都御史
汝霖嘉績台屯龍王堂義興遵謙屯小壘總兵張名振屯
白楊員外肅樂都御史馮元颺屯瓜瀝都御史于穎屯瀝
海兵科給事中祁熊佳輔之太僕寺少卿兼御史監軍陳
潛夫亦屯小壘贊義興御史王正中屯臨山兵部主事兼
御史監軍左尹亦屯臨山武寧子王鳴謙以總兵屯定海
其閒錦衣朱壽宜將軍陳梧諸生倪會壽等不啻數十部
總不挂冊不領餉多寡去來唯其意

晉國維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監江上軍升汝霖兵部尙
書監浙西軍監軍左尹疏總兵張名振營浙西報可

浙西之議始自浙西之破家振義者事敗其故黨咸可創
起爲內應斷北師餉道孤杭且拊其背國安連發七將軍
咸託故不進名振字侯服原石浦參將

晉名振富平將軍名振還屯石浦失約左尹露章劾之復不
至左尹迺刺血草檄乞師諸屯得七千餘人奉楚將軍華堞
爲盟主刻期且發廷臣頗疑華堞得眾監軍陳潛夫疏止之
左尹以朱之彪爲先鋒兩捷橋司老鹽倉

初左尹往說名振聯兵浙西名振曰必得令旨而後可自
是加封將軍反貽書招左尹石浦左尹益恨爲血書令監
紀推官宋珍爲徧歷江上沈海以激之眾感奮割所部聽
約束時華堞不受魯封衰麻不釋體痛以恢復自矢於是

潛夫疏入有云左尹一片忠心百般巧說而欲以數千之
眾入至危之地此萬不得當之道也華堞辭兵止內應諸
較以糧盡次第散監國大犒橋司之捷

冬十月閣部國維以諸屯號令不一請遵漢築壇故事拜國
安大將軍進封荊國公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節制諸軍諸
軍不奉進退如故

國安先鋒才也家世微寡遠略無大功服眾諸屯率士大
夫主之不上冊名監國不能食諸屯以冊名歸國國安
得走諸屯如左右手

以余煌兼禮兵二部尙書

煌號武貞會稽人天啟乙丑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

東林以其署名三朝要典頗外之詞臣倪元璐特原煌苦心無他嘗論治賊以爲兵多餉費餉費民窮民窮走賊如循環然又云驛不可減多一驛夫卽或少一流賊且論省兵入衛之議不可行宜設兵畿近皆救時碩畫南都敗有手板難書至正年之句監國中力勸親征爭馬士英不得復入中書論鄭義興始之非難成之爲難復有三危三蹙三非諸奏加大司馬不受拜太宗伯兼大司馬復五辭兼宮詹以原銜乃併受進吏部尙書辭

晉侍郎朱大典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仍守金華

唐以閣部敕印勸大典魯拜大典亦如其秩大典兩受之十一月進封武寧將軍王之仁爲侯義興將軍鄭遵謙封義

興伯諸進爵加秩有差

時江上無寸功爵賞濫甚提督四夷館王思任尙書余煌先後論奏且曰如有後績其何以加之

時浙西棄家赴義窮來乞師汝霖請優之以虛銜而濫膺者遂不可悉數思任號遂東會稽人幼穎異夢騎松蟠而天飛文益進萬歷乙未成進士賜歸娶以興平令艱補當塗止礦監遷南刑部主事嘗以談諧快臆東林外之降調起補青浦以漕事抗使者罷歸稍起歷備兵九江著作盈篋題曰文飯乙酉跋殉國諸生王毓蒼所爲致命篇及同難潘集周卜年贊後署天翻道者王思任云監國中授太常少卿首陳四正繼陳五亂皆救時急務

監軍左尹以兵救赭山大捷追奔數十里多斬獲

赭山爲小壘對渡義興兵越江而守被殘左尹曰不守赭山是揖敵門庭也親往督陣副將朱之彪先登

故大盜陳萬良保仁和之臨平累以眾撓敵給總兵銜使扼崇桐二縣斷敵呼吸不與一兵副將徐龍達私從萬良並吳家埠入懸平吳將軍印以待捷兵寡不得志

十二月鎮東師大進西湖以長河國維之師爲斷後機露北師截援長河師潰前師深入不戰解甲降漢土選鋒五千全陷沒越勢大沮師出鎮東方元科病聞之大詫曰以長河不練弱旅爲援吾見漢土之不歸也何不稍俟之吾病間以行

丙戌

監國元年
隆武二年

春正月加孫嘉績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進汝霖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國維以方師大衄語左尹魯不競矣盡以所手著付梓移保上流

左尹遣副將軍朱之彪歸收東義故旅違期服法監紀宋珍隨部黃國仕等以千人至臨山

平吳將軍萬良復與副將龍達進橋司攻德清義旅先敗生員蔡孺法死之龍達戰死城下萬良間脫

龍達字懋功紹興世家貧爲盜收獄乙酉走出獄呼起千人長山授副將軍吳家埠之役無從萬良者龍達奮飢兵三百人以從坐擅甲不進至是亦懸將軍印從萬良冒刃卒孺法初部散匿去時以二百餘舟師助萬良不利復匿

去北師執父弟索孺法孺法出自承見殺

唐遣肅鹵伯黃斌卿以舟師伺閒吳淞而都御史張肯堂總督三吳合駐舟山

斌卿字虎癡莆田人明末爲定海參將而王之仁爲其總兵郟弘光中以征蠻將軍逆擊左師上流南都且敗入海以唐定策勳得封至舟山弱不成旅併有監軍荆本徹之眾勢稍振肯堂字蜺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以餘干令擢御史歷巡撫福建唐王起以擁戴功晉大學士吏部尙書議閩勢在鄭宜善用鄭主蹕延平肯堂總督三吳監斌卿之師於舟山不進

二月御史王正中以臨山之師渡海襲破澈浦所移日棄城

歸

正中以北籍進士起縣令募民兵城守監國初擢御史頗通浙西內應時王雲衢開門入兵以澈浦所非要害不足守

原任都御史田仰以南都敗閒保崇明偕東平伯故標張國柱王朝先張鵬翼等舟師從淮入海達越拜仰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諸進爵有差

四鎮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安北師下不戰擬海逸適巨舟颶風沈海遂北款所部不願從澤清者以殘師掉餘舟至魯偏將國柱授總兵朝先原任邳州副將進平西將軍鵬翼字效先諸賢人崇禎中以副總兵分鎮山海時屬東

平標部眾有紀律與國柱及李士璉胡學海等依巡撫田
仰於崇明既歸魯鵬翼駐守寧波已晉封永豐伯調禦衢
州益陽王方駐城閉關不納攻破之時漳安開化俱失北
師逼常山永豐弟繼榮守常山力城破死之

晉謝三賓東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以陳函煇爲禮部左侍
郎章正宸以尚書晉東閣大學士

三賓居鄉頗不協眾望函煇初名煒臨海人母夢楊椒山
過訪而生煒因拆椒以爲字嘗讀書小寒山自號小寒三字
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臺捍歸弘光中起監軍河南道未
及任南都敗北檄至投繯蹈水者數魯王監國與總兵扈
從勞擢翰林院春坊轉詹事府奉諭聯絡溫台便道還家

閣部仰與義興遵謙爭餉鬪于廷遵謙創不問

三月武寧侯王之仁進爵寧國公

之仁守西興不輕一戰諸師或疑其有二敵易之藏甲士於小舟舟數百晨撞西興之仁馳巨艦壓之箭礮下小舟覆沈甲不起

閩兵歷界命御史柯夏卿王紹美逆唐閣部黃鳴俊於境上平之而會永豐鵬翼守衢州嚴秋毫無所犯

唐閣部鳴俊偕定鹵鴻逵之師出衢州魯疑入界夏卿紹美出講益堅其事之約鵬翼以仁義行師號令畫一士樂爲用

開納貢例助餉文武在事諸臣得按品貶封因併及在籍者

額助餉有差亦以先後分次第

時猶循故體例監國朕居飾太平之容步輦以行整冠而見朝宸無展答奏判依閣擬縉紳不尚奇計

舉考選

東林遺黨益堅甚水火時寧紹各爲黨餘姚故獨立浙西棄家依蹕者獨少援引

夏四月唐遣御史陸清原餉江上諸師不成清原爲荆國標兵所殺

唐餉三萬兩以初諸師私表故使者清原不聞魯公派無所稟方王諸師爭餉被劫清原死魯不知唐亦不問

議汰義師

諸防江以糧竭潛散去酌要害分屯

五月監軍兵部左尹提千人自臨山西渡義奮病卒涕泣願從慰留之繼進千人舟覆貨仗俱沈泊大竹山七日計出沒示疑候內應促進御史王正中師輒登岸營檀山內援疾至左尹赴救戰嶺上大捷正中全師歸

檀山寧鹽之界也北師沿江烽信疾左尹度王師蹶內應必縮不得已露兵援之果敵騎至王師震躡山嶺自保左尹促乘嶺顧兵寡分伏約曰北騎至山腰諸伏發號俟隊亂鼓之嶺陡削騎果驚乘高狙擊馬多洞箭反走止弗追時內應鄉健後至乘夜盡擣北守江諸汛縱焚之五十里

盡

北師跨桐廬渡沿江守鋪數百里一刻燼諸師宵遯去不能制

先是童謠有錢塘沙漲云云至是果然北師偶飲馬桐江馬忽自走渡守卒飢意不固浪云北騎大至各自焚其營火光澈江水於是盡拔營水陸東去

監國奔台州次富平將軍張名振石浦

荆國公國安殘卒躡駕台州不得義興伯遵謙閣部汝霖侍郎嘉績員外肅樂等咸航海扈蹕石浦

魯宮眷舟出定海總兵張國柱襲執北降元妃張氏見害諸眷不知所終

任旦復傳有妃周氏破磁盤扼喉死

六月北師入紹興先是烽緊官民咸走去會稽知縣受香猶戒守堞閉門西拒百姓爭裹之出舍山僻

香主存誠之學初履任露頂網涕泣語百姓此十年故物也雖敝不去首誅暴掠緩酷徵嘗得罪荆國欲竄之去百姓奮奪歸周藩依魯夢天畀真父母晨哭烈皇帝忌香聲極哀周曰此真父母也榜三字於縣署

辭任吏部尚書余煌太僕寺少卿兼監軍御史陳潛夫咸死之

煌以禮兵二部尚書改吏部力辭五月晦北烽急出宿顯聖寺旦朔復入城拜辭家廟焚其故往來書啟袖所爲文稿二出已知城破早起衣冠北拜沈渡東橋死小板出衣

帶閒絕命詞曰膝不可屈髮不可披乘箕而去孤竹之遺
遺十誡末云立一石書明高士余武貞之墓云云潛夫初
名朱明字玄倩豫章黃端伯搜落卷得之房批此士之特
立救正時弊者甲申國變以開封司李禽賊僞官五上捷
南都擢御史按河南忤閣部士英乃以凌駟代歸以護皇
妃童氏坐勘逮獄南都敗監國初以原官加太僕寺少卿
監軍小亶丙戌二月與荆國合守嚴州北師渡桐廬急還
小渚駕亡遂衣冠祭其先人拜繼母堂下黃昏掌鐙家人
咸送半里許爲化龍橋妻妾二孟係兄弟相抱投橋下死
潛夫大笑從之

北兵迹監國台州不及禮部侍郎陳函輝御史沈履祥都督

李唐禧死之首輔方逢年被執及難

函輝素與雲峯寺僧湛明約至是自書年譜末云徐陵五願惟誓出家文山七歌尙思殺賊輝得其死所矣復預作埋骨記有曰嗚呼小寒山子生於庚寅之年死於庚寅之日占星曰危應候維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弔之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謂死無葬身之地者矣入寺索歷曰六月之望可了作詩文如常十有四日僧或裹單去函輝笑曰豈以我哉向弄語乃怕人夜徘徊看晚課畢自攜鐙竄入寺方池池淺不得死僧湛明覺起之仍索粥飲曰且卽休頃闔戶引纒盡有六言絕命詞六章存其二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祇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閒同志手著遺文

千卷尙留副在名山正學禁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履祥
字其旋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監國中歷御史奉差台州
運米抗北令與總戎李唐禧同被執履祥口占一律有山
河破碎徒留恨家室飄零任去塵之句臨刑西向拜者再
南向拜者再唐禧字長濬臨刑鬚戟張

寧國公王之仁爲舟山唐黃斌卿所劫自沈其家屬九十三
人衣冠詣南都請死大聲呼先帝而盡

之仁浮妻子出海將詣斌卿斌卿以舟師請共擊叛將張
國柱反兵內劫之仁不備之仁棄數十艘盡沈其眷屬語
二子鳴謙宣佐曰死此無知之者登滌闕募土人肩輿謁
撫軍土土勸之降不屈請一訣內院洪南都冠帶及難鳴

謙亡不知所終

兵部職方主事高岱有子朗以諸生公服沈俯浦岱感子義亦不食死鄉薦葉汝菹妻王氏同水死諸生楊守程嚴于鏐朱奇生平遠傅中黃布衣倪舜屏倪伯明咸死之

岱號白浦世千戶瀝海所遊學京師登賢書北榜坐借籍見革南都立恩復及魯敗子朗初爲諸生手著檄文有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等語私披青衿走偁浦江問渡至中流忽舉身躍水舟子疾持之齧其手隨潮去明日家浮舟招其魂舟子偶築篙約略死處有死朗里人異之父岱乃爲其子朗位於側而自書其主居中負榻不食求死有同里邵大有者飽飯而來就岱同死三日呻吟謝岱去曰此事

惟公能爲之守程蕭山諸生扶妻避山中有邏騎迹之守
程厲聲護髮被害妻抱子赴水死于鱗字陟明會稽諸生
與王毓著交善王抗制死于鱗每引決輒不得閒歎曰至
性事當及時爲之吾何面目見玄趾地下魯敗臨刑有云
昨朝吳市梅生志今日圍中翟義頭奇生與于鱗同學遁
野護髮給其母曰兒欲謁新官攜故公服走拜祖塋投水
死又同學平遠亦抗制死於獄諸暨諸生傅中黃酷飲賦
絕命詞一章自沈湄池而葉汝菴者義興將軍子婦翁也
崇禎庚午鄉薦主考黃石齋器之曰科名事不足了子不
受爵以鄭媼戚求之急汝菴與其妻王氏奔至桐陽欲自
決顧妻在妻請先之汝菴下拜曰成我者子也與並投阮

冢灣汝精死王漂里人起之不食數日卒投水死舜屏文
正從子也時爲具邀諸親知識曰煩公明日來某所果明
日會集乃見深坎仰甕一拜曰吾無子不欲去髮決入此
休煩爲我舉手覆甕眾從之甕初封猶喃喃聞其聲云其
以其遺產歲爲之一飯又其家伯明者不欲活縱飲火酒
自燒死

御史沈綵何弘仁東閣大學士尙書章正宸諸生陸孝蓋肥
遜不知所之

弘仁字書臺會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監國定策擢御史
魯敗僞作書傅衣帶棄嶺樹下詩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
山河復署尾云弘仁閒關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矣夫復

何爲遂逃去囑子僞傳已死久亦不復通信其家綵字素
先會稽人崇禎癸酉鄉薦監國中以御史銜同王紹美出
與閩閣部黃鳴俊平魯敗追駕不及僞投入管江死匿姓
名亡去正宸號格庵崇禎辛未進士由庶吉士長吏科號
敢言弘光中請嚴從賊之典急遣使省視山陵耐奠梓宮
起居青宮二王更乞縞素六師親蹕淮右失今不爲轉眼
秋高控弦南指而賊又馳突荆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
臍何及不省轉大理寺卿解去監國中拜尙書大學士魯
敗走父瑩餓十四日不死遂削髮雲遊後北使往往迹之
家人亦不知處孝盡者正宸同縣諸生也爲死難固原道

夢龍之子

北師至金華閣部朱大典閉關拒守力竭城破一門赴火死
閣部張國維自沈東陽水死子總兵世鳳被執及難永豐伯
張鵬翼與通城王盛澂協守衢州城破咸不屈死

大典中軍沈蘭知兵善戰以微故見戮而山陰吳邦璿代
蘭都督同知北師至力竭城破大典縱火自焚其家人盡
而身躍入火死邦璿出戰敗還令其妻傅氏引帛身詣城
隍廟四拜自剄死或勸國維釋東陽匿山莽大言曰誤天
下者文山疊山也投池中死子世鳳以蔭歷尙寶卿逮杭
同五十三人死鵬翼弟繼榮旣死常山衢守益弱八月北
師及衢通城盛澂堞三門鵬翼亦堞三門通城標內叛約
開門入敵鵬翼被執誠其子識衣裏從容齧謁貝勒欲降

之語極不恭乃令釘手足於門剗其腹凶問至妻某氏亦
自經盛徵早引決鵬翼中軍徐汝琦字叔玉山陰人亦不
屈縱詈死徐職方失其名並於是日遇害

江山知縣方召死其城

召字虎鄰聞金華被屠泣諭父老孤城不能北抗徒死汝
等無益整冠帶北拜同其妻赴井死百姓共爲營葬祠之
北師入温州永嘉諸生鄒維則張寔孚瑞安諸生葉尙高咸
死之

甌江被兵前一日維則招其友至家飲且醉拉與同觀北
師渡江友不疑至雙門出袖中一書告友曰爲上吾父云
維則從此去不返矣舉身入水猶回顧拱手者再尙高呼

小葉北師旣渡甌輒服明儒衣冠伺新郡守半道大聲卽
觀生冠履何如太守朱世家子也以爲悖制叱之尙高曰
君先大人蘭公世所聞寧非此冠履乃厄生朱爲面赭收
獄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自盡實孚與維則同學初助
陳倉破平陽聲烈北師招之不顧久之倉敗食盡有健兒
最少勇於義實孚浪曰度吾不能復舉不如子以吾出爲
功健兒嘖曰是何言請先自刳公前明不二實孚曰果爾
勿遽脫囊金付所善僧曰以吾兩人埋土惟僧棄溝壑惟
僧出袖三札令上之當事以見實孚爲國死瞑目於是正
衣冠自縊佛堂健兒爲周旋氣絕亦自經實孚之旁札中
有云實孚死明爲順於非明爲逆矣北師果不容有逆子

吾兒從重典可也母老不解事惟哀憐之母幸獲全子亦
并免僧治後事

義興分標總兵施湯賢周晉陣死諸生阮日生陸芳侯亦死
湯賢施忠介從子也初振義與義興遵謙並起監國中授
水軍都督持劄入浙西聯絡內應野走敗見獲語不恭被
難晉周文節從子也嘗從父參將邊海習行閒事弘光中
投筆從戎南都敗亡去復從遵謙起八月獨守龕山移屯
小鹽監國中填征西副總兵渡牛頭灣鼓眾陷陣死鄭之
瀚字素予知兵與山陰芳侯會稽日生並陣歿
於是浙西及江以南諸鄉較之起應魯者咸先後散文武士
庶競義烈甘鼎鑊指不勝屈

嘉興則吏部尙書徐石麒等主義象美以疑見殺總兵梧不能令其眾戰北師西濠不利城崩百姓破東門逃或勸石麒從眾不可手弄輒帶意蕭然也南北拜者四別家廟已引纆盡僕祖敏李謹從死有僧寔頓石麒屍木櫃識之知府鍾鼎臣字彝公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協守西門歸自縊鼓樓之下門役及一阜快二從死同知朱沔以宗室換授亦自盡都司孫元暘從起事有勞破執獄死諸生王鯤字鱗伯投井死張翊字叔庵端坐室中見殺高孟超字公遠及其子昌齡抗不如制被難家十一人醫生常三益字星海口不恭見戮獨梧脫走越掠餉死石麒養子爾穀字似之常與吳易善易敗匿去又以曠子龍逮死妻孫氏

自沈於河有毛和尚者嘗脫爾穀於難爲裹其屍去石麒麟子肇榮負逸才口毒北兵見殺激浦所不守世百戶王雲衢見執責令出其弟雲龍雲鳳死不吐就法平湖失求殺新令朱龍圖者貢士馬鳴雷被執不屈死諸生呂宣忠加銜總兵都督僉事應太湖吳易敗宣忠僧去連及逮獄有勾服從島中來者謁宣忠跪拜肅忠宣驚扶起曰不敢褻朝廷且廢將軍法導五人就刑忠宣笑曰總是我快遺託志詩四章有曰春風如有權一夜綠青草曰日月黯墨不可得大地流泛誰爲撐徐有兼藏其遺集且曰其自序一篇久裁定若預知不終者蓋死國其性也

湖州則金鎰韓茂貽等初復府城及諸屬邑尋以糧竭得

失者再鎰威名頗著退守獨松關戰關下鎰所騎馬新自敵中來馬習北號而鎰南人不善馭馬馬竟馳入敵中爲所縛死之同事王光社等咸次第盡茂貽久寂僧寮德清諸生蔡子標敗同學族人孺法尙走野不利亡去繫其父弟索之乃負髮出曰孺法爲之他無與父弟得免南潯朱生故輔文肅孫也以烏程學鼓眾北拒事敗爲北師斷喉死其友潛抱歸其家以楮封喉而殮之妻日痛哭腸斷死杭州則平吳將軍陳萬良海寧衛千戶朱大綱等郭店諸生沈陵龍山王教主萬良旣大挫德清城下魯敗保殘卒戰翁冢埠復潰藏印田婦饁者飯下陳明環者得印迹送萬良已復戰敗仁和縣之臨平縱其眾匿去而身與其黨

馬雲龍數人易敵服作北音敵騎遙問萬良何在萬良亦大呼萬良何在稍近疾攖敵馬倒騎馬者奮鞭脫去起餘杭山中息富陽之尖山遣雲龍及翁思明范貴等還發所藏臨平積金爲所覺雲龍見殺思明逮訊不屈訊者曰若何官隨抗曰若何官備極五毒必不出萬良思明者故山陰諸生高萬良義易今名志不忘也見戮而范貴曰貴能生致萬良遂以故裝給萬良出萬良廷訊抗不肯屈膝語極不遜繫滿營鐵索九墩之回扁固設衛皆選柝晝夜未數日萬良手斷鐵索摸壁聳身從空出覺閉城搜得之折其臂肘前迹餉印陳明環故不與萬良同事以萬良字鳴皋與明環聲相似并逮訊者欲釋之明環曰從萬良死吾

所願也遂誣服並付市而貴以賣主先磔以示萬良妻以
奇計詐死獲免薦萬良者胥美繼以諸生戰死梅園大綱
等起復海寧數月力竭城破大綱投井井淺家人起之復
擲下死許定巷戰死蔡國瑛守北門戰不利溺死鎮撫潘
起龍守南門敗死進士主餉俞元良與兄伯昭伯昭子諸
生甲一家及難沈陵欲用郭店之眾以起而猝當敵其胄
而出也異於眾洞箭死贈禮部主事王教主既闖入杭之
艮山門疾出追騎至橫塘寺千人盡沒或曰教主以術遁去
蘇州則總兵王伯牙游擊魯之與及鄉健韋武韜王公揚
俱各較分戰死伯牙一家無少長存者公揚年七十矣則
蘇松巡撫吳易太湖舟師以糧盡漸散易往往潛陸地遂

爲請功者所發逮浙及難太僕卿朱大定以諸生起越敗
無所爲易諸較引奉盟主欲爲所不可爲事敗就鎖又倪
人撫字曼青亦挺義與易同日死諸生吳振遠與魯藩有
舊擢監軍職方郎中坐收獄口不擇言必不吐江東虛實
北師戰湖中不利盡殺獄中人振遠不免弟諸生振蘭字
九畹講濂洛大指從兄睨兵全髮湖中卒樂安王札授副
總兵沈天敘從王湖中事敗復起同諸義被執傲不恭伏
法常熟諸生徐守質亦務兵死

嘉定則左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漳耀等恢復未幾婁塘
敗績峒曾知不可爲或勸且亡不許歸拜家廟已於室後
葉家池立水大言曰大節不可奪遂俱沈水死揮二子玄演

玄潔速行行至孩兒橋皆被殺北師戮峒會屍梟示有大
學士朱之熙者陰購其首合殮幼子玄瀨以僧亡時弟岐
曾遁迹龍江以曾舍陳子龍坐辟母龔氏及岐曾妾俞氏
孫女玉同赴水死鄉薦張錫眉龔用圓諸生夏雲蛟唐昌
全金士起用圓兄弟用廣用厚及難

松江則吳淞總兵吳志葵等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
中陳子龍等猶龍方與故帥黃蜚共襲蘇州適姻家黃庭
以北河南府罷歸欲借以爲功復起曲說猶龍笑不答庭
密招北歸李成棟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就法副總
兵辭去疾臨市笑曰甚奇事值許吟喝延頸無難色參將
翁英負猶龍渡水中流矢卒進士李待問守東門被難夏

允彝歸自殺圍金山衛三日始下指揮侯承祖并子其杰
同日伏鑽蜚南昌人積功爲登萊總兵弘光中禦上江入
太湖與諸路並起時同事諸生吳福生徐安遠張龍文章
簡並見殺猶龍卒被執及難李向中陳子龍走脫

常州則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等江陰中書舍人戚勳等
武進起事鄉健失其名常以書通禮部管紹寧書露紹寧
見殺象觀與鄉薦葛麟戰敗湖州被追咸投水死麟字蒼
公與象觀壬午同年也弟象晉諸生抗不肯如制戚友爲
強薙其髮對簿猶曰髮自明時種得猶毒恨強薙者勳守
江陰力竭閻應元亡去勳令其子亦閒亡去以書決弟藩
城破吾以尺組了吾妾女吾亦有所自了署其小像數語

付僧維新善藏之闕曰余始自命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抑其志也夫手書堂壁曰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闔門殉難戚勳之宅其臥樓壁復大書非敢殉難爲死忠之臣聊求完髮爲大明之鬼樓列古蹟名篇及諸玩好之物甚設積薪樓之下以待及城破冠帶南面高座呼妾女一授之中帨早分定縊所視其旣縊然後北面再拜自起舉火火熾亦就縊妾女而外奴婢從死者二十人同邑共事諸生四人未詳其姓氏城危臨流注酒大甕約北師入便共投水死各浮白未進互稱殉義諸公一人曰某公最善例賞賞一卮盡一人曰某公卽死未盡善半賞賞半卮盡已一人曰某公宜死不死例重罰易一大卮盡移時甕

空各類然竟忘投水之約北師入僮僕散去竟疑其偽醉
盡殺之馮訓導縊死明倫堂倉使陳明邇閉門自焚死閻
卒被執不屈死又共事諸生無錫顧杲泰興李暘與嘉善
姚赤文字香塵者咸死之赤文臨刑口哦留取丹心未及
卒語頭落

徽州則推官溫璜御史金聲指揮江秋漢余公讚總兵羅
騰蛟諸生江天一等璜與金聲共起聲被聞事敗璜取餉
籍悉焚之走山中作書留別知己妻茅氏願從死長女年
十五方寐茅提之曰起從父母女醒曰何從茅曰死耳遂
束帛其頸氣未盡璜以匕首絕其喉茅亦衝刃死璜遺筆
有世受國恩一死圖報夫妻與女一時盡節薄棺火葬不

必還屍與地方居停無累入戶亦自剄未殊踰日以兩手
碎裂其喉而死索餉籍名不可得所全實多金聲初保壁
同郡御史黃澍已北款聞詣聲紿與共事猝反聲守徽指
揮江秋漢余公讚方北禦旌德聞變急自刎並死聲被執
在道題詠不釋至南都箕踞語不恭友天一周旋檻車數
百里聲至大中橋坐地內視持慧力百掖不起便刑其處
聲張目指心曰欲畢吾事請從此入果其心刑乃斬首左
右以天一不連辟之天一日吾萬不能死聲獨生遂衝刃
死初聲之至南都也預命治櫬僕治櫬二天一日何不治
櫬三聲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得遂其志云後籍聲
家次女及從弟金相女咸擲樓死時休寧王世德聞聲就

魯春私
三
戮自剄以送之祁門鄉薦馬嘉字大禮聞聲變題詩百首
留別親故與妻並縊死戴明徵者百護聲母妻幼子獲全
騰蛟字雲化歙人弘光中屯守瓜步南都敗擬蹈海入閩
適所善李成棟以新命招之一見怒罵不絕口成棟執獻
之語復不恭及難

句容則原任知縣朱議澐及諸生周鏃南都敗議澐懷印
棄城潛避鏃振旅一戰復句容已城破戰長蕩及安吉孝
豐之間皆不利突神策敗走鉢募千金付楊崑招山東響
馬爲用崑敗連及時有歐君重者來與鏃共死鏃忘之矣
固辭不去竟與同詣南都鏃時別閉浴室及訊鏃不一屈
膝謾罵不恭忽有大聲稱機密重情排入則故君重之願

死鏃者也訊者以鏃能得人鏃雖力外君重卒坐君重死
寧國則宣城貢士麻三衡等涇縣諸生查篤生等三衡同
諸生共起力竭被執北帥以其貌魁碩欲降之三衡毅曰
生明日不如死今日袖中出絕命詞一律曰吳越連沙漠
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髮笑棄百年頭若水心猶裂平原
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暮五湖秋與項志亨沈壽堯錢士
驥士翹同日死明年同邑諸生吳崑結死士徐朗等縱火
焚城南門欲入不得陣死篤生初從池州九華山諸健起
不經與黃賡共事賡崇禎末武及第第一人也賡敗籍連
篤生及訊賡曰籍卽有之顧賡素不識篤生篤生慕賡義
必自附共謀議與閣部黃道周同日死

貴池則諸生吳應箕應箕復貴池力竭城破被執以三事
請起義自我毋濫及屈指一遺書若干願付某門生勿災
生前筆墨屈指二吾有弱女已字某未歸願得我目前觀
其成禮屈指三北將高其義皆如應箕言已欲以老儒曲
宥之應箕曰卽生我我必自殺於是正襟南面而遇害

和州則推官戴重逐諸義戰太湖不勝箭洞腰膂棄爲僧
創發卒

溧陽則道士任培元時潘茂望見北師匍伏降獻縣印受
參將銜反搜前共事盡就法鄉紳畏爭納交茂恐後培元
曰茂虐過有北十倍吾不欲有所見聞不食六日久之死
崑山則明經朱集璜力竭城破書其案曰可質祖宗可對

天地生無可樂死亦不媿投薦巖寺後池死同事陶琰顧
纘繩以眾來援聞變並自經死

鄉薦葛定遠諸生查書繼以魯事敗失心病癘語率不恭多
怒輒手搏人家鍵以死

定遠字瀛辰海寧人崇禎己卯賢書書繼字二典與遠同
邑既發狂疾家人鍵深室竇飲食之終天年

荆國國安促薦台州不及馳疏海澨請登陸保黃巖爲後圖
監國不應北帥招國安黃巖答曰某老病免其薙髮乃來僞
許之卒殺之浦城從子元科遁去無所爲病死

時富平名振棄石浦護監國匿海澨國安無依從北師入
閩半道得通閩職名坐疑不免籍其家妻妾詈不恭不食

死

故南都馬士英北款從浦城北帥以其誤國誅之原任南兵部尚書阮大鍼墮馬死

士英護國安軍中既北歸冀大用與國安同負鑽時大鍼方自詡膂力可任騰身上馬忽有所見驚墮崖口作鬼語立刻死左尹守江得其家信勸無熱中功名卒不返

唐平鹵侯鄭芝龍潛北款預撤仙霞嶺外諸隘守禦

芝龍初曾馳密表臣魯監國信之恃是必不開召左尹曰芝龍二唐勢必二魯果然

秋七月北師覆福京芝龍北歸永勝伯鄭彩以兵入海而國姓成功斷洛陽橋北拒

永勝保鷺門收故較自爲屯成功畫漳泉爲守

八月北師趨延平唐王不終永勝彩恭逆監國保鷺門時扈蹕單監國封鄭使平南將軍陳輝爲平南伯

冬十月桂王慈根監國于肇慶

十二月唐王聿鎮據廣州自立改元紹武北師猝至被難桂監國正位改元永歷以明年爲永歷元年

聿鎮以唐主介弟仍封唐主唐祀大學士蘇觀生等推戴以拒桂

永歷元年丁亥監國二年春正月監國在鷺門北帥招景勝彩以監國歸

命爵閩廣王北歸芝龍亦爲北帥作書招彩彩不從進封張名振定西伯夏四月北蘇松總鎮吳勝兆回向約定西名振

爲外援名振舟師大發勝兆且起應之舟覆不果勝兆就法
誅共事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主事錢旃諸生夏之旭等咸
被執死名振以民服聞歸弟名相以存較登陸戰不勝被執
死

勝兆與舟師期會夜卽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號
眾以待適海師礮震潛蛟舟覆甲士盡沒失約勝兆爲其
中軍詹世勳所縛就法子龍嘗遣諸生夏之旭游說勝兆
勝兆 賈法 本 鈔 具 者 露 其 冊 名 子 龍 與 錢 旃 與 焉 以 別 發 迹 侯
岐曾家得子龍而徐爾穀嘗一坐子龍并逮子龍負械沈
跨塘橋死妻張氏亦自縊以殉妻弟鄉薦寬以預謀連及旃
字彥林嘉善人弘光中歷兵部郎中亦預四十三人之難

妻聞變邀娣妯話別赴水死子默進士匿去從弟進士棟亦起兵不終死壻夏完淳亦死

秋七月僧王祁以鄖西王常湖起兵破建寧守之總兵曹大鎬先登并下壽寧政和二縣桂主封祁鄖國公

王祁字拱哲太倉王氏奴也乙酉不肯薙髮去爲僧魯敗入閩棲建寧之大中寺時常湖以唐敗亦貌僧脫嘗託鉢壽寧之鬼足洞丁亥祁亦募洞見王與同單密語所欲鼓三百餘人起洞壽寧以兵困洞乃夜開穴洞他出疾擊壽寧走其縣官時府檄政和兵合援壽寧祁又閒釋壽寧一夕破政和會建安令李甲督糧擾里里父老率眾哀鳴令不顧則暄欲入建寧鳴上官令急猝傳語鎮將鄉之人且

爲亂明日眾共詣城鎮將閉門登城睨弓眾曰令以我爲
賊賊無赦與一決之遂奪城外所設保甲兵器咸仰城偶
火鎗中鎮鎮倒知不可解呼其鄉人鬪起揖出祁洞中祁
以王常湖主兵而身爲國師建寧道顧南涇棄妻子走浦
城督援騎兵出禦中礮反內齋主素善玉與祁咸來問門
入眾塞木器衢巷礙馬足於是盡殺騎而迎王洞居城荆
國故標曹大鎬者以兵會守精北師攻圍數月輒不利去
監國起兵鷺門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晉錢肅樂兵
部尙書

時遵謙不成旅會永勝伯鄭彩議乘建寧勝勢與閣部汝霖
尙書肅樂等協力大治樓艫直逼福州

九月命建國彩圍福州嚴北師閉關不戰連破長樂連江閩
清永福等縣

福州飢至殺老幼以食城久不下

福州守將湯隆艾元凱潛出城降襄封伯爵以勸

時延平信絕或傳唐主肥遯使人迹之久乃知橫塘遇變
之實

以唐訃聞爲發喪縞素二十七日

鄭國公祁攻浦城不下

冬十月破福寧州封降將涂登華爲振威伯

登華係荆國國安故部監國走密諭招之其答表有云海
外豈有天子舟中安得徹侯果監國尙在熊錢諸公無一

字相及遂復以書往登華來歸其副將章雲飛猶閉城觀望會原任唐兵部尙書劉中藻兵起協攻城乃下

晉劉中藻總制兵部尙書不受中藻連破福安羅源寧德政安諸縣

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國變歸唐主立福京擢兵科給事中騰唐詔魯江上文武皆從中藻表唐閩事敗中藻走海上以延平不終之耗未的奮復諸城將待後命

原任知縣林奎聚鄉較恢福清授僉都御史陣歿以奎弟林勉代監其軍

奎以進士知海寧定龍山之亂北師下棄官歸以眾復其

邑禦北師敗見殺

以吳鍾巒爲通政使

鍾巒字巒樨武進人以歲貢教授中州附河南賢書崇禎甲戌成進士弘光中歷嶺西兵備道唐事敗全髮於閩之城頭鄉尙書肅樂以監國命招之

以劉沂春爲都察院副都御史疾辭不許乃趨朝

布衣蔡奶愁時起兵東昌兗州等處閒道馳請敕印封奶愁爲將軍奉監國年號雄行數郡

是時諸生楊威字武子部諸健李好賢張武烈張廣王嘉忠僧翟伍攻圍登萊二府孫鳳亭起五鳳山部有張復王金漢章石化城聶科等於是奶愁同束髮王丁化林分遣

周魁軒李望樓彭一點等大擾平陰荏平之閒從海甲消息遙爲鼓舞又高苑謝遷謝萬等以妖術惑眾破青城長山淄川等縣繫原侍讀孫之獬伏劍遊示四門而斬之獬臣妻遵制獨先之疏又趙應元者與其黨楊王休等誘破青州殺部堂王鼇永九山王王俊挂總督招討印攻破高唐東平等處奶憇咸與聲息

十二月故唐肅鹵伯黃斌卿以舟師數百艘突寧波城下內應諸生華夏等機洩不得出遂巡揚帆去夏見殺諸生董獻宸等亦聚眾候黃師於鄒谿管江事猝敗見執就戮并收原任御史楊文瓚瓚兄克仲爭死卒並不免

華夏等六人與董志寧密通舟山約內應鄉紳謝三賓與

志寧邈令人謬與夏等善爲代持檄於山較王完勳檄入
手遂發其事十二月之二日斌卿果以百舟蕩壯士數千
斬招寶直抵桃花渡內應盡縛嶼兵俟閒無所動疾乘潮
返夏字吉甫定海諸生時逮訊責黨夏曰事自夏無他知
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讓與他人請殺夏
足矣移訊復及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黨何人曰黨
多人請給筆札自填因盡錄倪黃姜史諸先死事者數十
人墨乾乃止與同事屠獻宸並就法事連御史楊文瓚文
瓚匿去兄克仲詣官曰從夏仲爲之弟無與也夏就法明
年忽收文瓚與諸生馮京第並死文瓚妻張聞變不哭曰
爲人臣此死亦後矣乃被命服拜別堂上人索櫬不得諸

生陸字燦覓成櫬以上曰請夫人上座受宇燦一拜張儼
上座不動色燦拜興者四於是觀夫人義者無不拜拜數
百人食冰片偽不能死乃脫所服縗索誠曰事已復束我
既盡猶雙手捧冠云姆氏朱係瑤仲妻亦自縊爨下而獻
宸同事諸生王家勤杜應候亦不免家勤在獄猶手錄水
經注不釋旦夕人問之口留一日餘牛做一日正事

永歷二年戊子

監國

踴鷺門北總鎮

金聲垣回向爲明守南

昌北總鎮李成棟回向爲明守廣東北總鎮姜瓖回向爲明
守大同

聲垣與養子王得功北反自稱輔明將軍桂主封豫國公
封成棟惠國公

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沈宸荃爲兵部尙書
鄖國公祁守建寧飢丐粟於國姓成功允而不發

時成功綢繆漳泉不與建國彩通呼吸於建寧之役益遠
不及左右

建國彩專與大學士熊汝霖隙令子夢龍誘殺之家口十八
人盡閣部錢肅樂等請罷朝諭祭監國畏彩不果行

汝霖中年得子方五歲與彩女結婚意固監國彩有書掾
陳甲欲請爲本兵以行其擅汝霖力爭之掾銜汝霖賄彩
卒醉掾汝霖投之海彩姬有女者號必生女翁彩乃使人
扶起姑佯怒掾以塞監國自三沙移駐閩安鎮方彩禁屠
熊卒犯之時閩安將周瑞素與彩不合汝霖與書瑞微刺

彩彩知之未幾汝霖有卒持人魚建國長子夢龍主魚告
彩則曰海上且無鄭也彩曰聽汝面詰之龍竟出不意擊
汝霖死沒其家人汝霖幼子久在彩舟彩姬抱之泣曰請
釋此念吾與女異日彩曰汝爲女亦念吾異日奪懷中擲
水

封周瑞爲閩安伯瑞與義興侯遵謙扈駕至三沙晉遵謙公
爵

瑞以義師攻閩安鎮大捷奪關直入監國旌其功

興國公遵謙奉命督福清義師與建國彩爭餉彩殺遵謙監
國不敢問

遵謙一較海上孤嘗割建國餉自食其軍彩銜之使人殺

遵謙所暱姬金投之海遵謙怒思戰力不及彩使其將楊
賡故與遵謙善者誘遵謙中流數其罪五乃進酒爲遵謙
壽遵謙手一飲盡更酌祭水曰少不攻讀書空手搏起以
身補明運未足列通侯死不恨但不膏敵刃爲同舟所擠
二祖列宗地下張目不許長嘯拱手自沈屍浮至海壇數
日不去監國聞之爲泣下輟朝五日不敢問後贈太保諡

武閔

義興餘較復起出沒林麓北擾者數年

方維新紹興籍淮安人崇禎癸未進士乙酉完髮野走從
少年王正五夏葵石等角起諸暨移屯開化等處唐以維
新爲巡撫都御史嗣魯唐繼敗維新猶厲眾雄常玉諸山

之閒常和文信國沁園春一闕語不恭甚尾署大明臣方
維新拜草戊子各師廢散戰不利眾已盡走去出歎曰事
無能爲不如死遂懷其印隻身詣金華大言某大明都御
史求死至此北帥曰此何時乃聞大明二字哉維新曰知
不可爲爲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笑入地矣與之食不
肯食臨刑觀者索詩隨口付去衣帶絕筆有一點丹心付
汨羅之句又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見危授命庶幾無媿
王翊字完勳餘姚縣吏初贊熊汝霖起兵授職方郎中魯
敗遁四明山中部數萬人矯眾獨以仁義時府縣郭以外
無不裹明制爲完勳人監國遙授兵部尙書兼右僉都御
史久之師老糧不繼走保奉化土人縛之以獻肩輿入門

有三門者從翊揮之不去謁訊者上座時一足跣顧門者
轆我門者跪而上轆轆已顧盼儼尊時聞其弟與故募諸
生蔣別被殺笑曰誠不媿完勳家負桎梏口爲文以祭之
作絕命詞四首臨刑三門者願同死訊者去之不得翊語
門者莫心亂心不亂爲神次亦爲厲可以報仇心亂鬼矣
並磔有諸生江虬龍者夜嘯城上竊其首陸春明葬之祖
塋閒地

徐鳴珂字大夏寧波府學倅也性任俠嘗與其黨盟盟者
有犯其同盟婦不修鳴珂持義不平伺橋下殺之魯敗復
奮兵山中與王翊相應援監國馳賜將軍印晉伯爵時諸
生馮躋仲索故友周昌時助餉繫之鳴珂曰躋仲忘故交

以兵篡昌時去躋仲閒告平西伯王朝先使人伺鳴珂於
隘殺之

謝龍震字雲生山陰諸生與義興並起授中書舍人唐詔
下嘗手批其使者劉中藻于殿魯敗復收其故部出沒紹
興諸山久之力竭被執語極不遜大呼左右爲記忠臣絕
命之句詩有萬里孤臣祇赤心滿腔熱血化灰燼云云
凌之驃字馭和寧波諸生魯敗鼓其同學張能信與北降
練總羅奎北反奎輒悔之反發其事能信脫執之驃索之
之驃卒不吐臨刑語不恭甚其妻馮氏自鳩以從之父士
弘走舟山

原任知縣俞文淵走諸健事不就時有所謂定王者文淵密

奉以號召山澤諸殘較事露執文淵及其家叔姪兄弟共九人一日並及難

文淵字天池於潛人崇禎癸未進士初合平窑陳倉不得志時其家人告變云文淵匿故定王且起二月被執所謂定王者復亡去

原副將楊崑潛走雲南懷有空印敕數百道密招各省使內亂至江上事敗同難者七十三人

崑字崧雲原名國柱江寧人初以副將從督師廬象昇昇戰沒謝歸時以空敕招誘入冊不勝數矣過安慶爲關使所覺崑與汪碩德等被執其妻急付冊名於火得全活者夥碩德字澹石歙縣人弘光中嘗爲副總兵兄總督碩畫

爲袁繼咸中軍突窺江右不利被執臨刑不肯屈膝猶從容賦詩書便面自若時碩德備極五毒至以火灼其體不他及一人其別自發者爲楊卓然萬曰吉耿章光等卓然字又先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楊嗣昌出督師爲監軍弘光中擢徽寧道北抗被執已冊報南都矣北中軍高謙與卓然有素百口活之然已後時忽報冊使中道被劫失冊請補爲除卓然名謙又厚爲行李縱去崑冊填卓然兵部尙書主聯絡吳楚兵馬錢糧事崑敗連及逮江南冠麻以見大不屈訊者曰汝何服卓然應聲曰服先帝曰卽然除服久矣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日不釋服就戮收其室僅得永歷錢四十八文而已曰吉字允康黃岡人崇禎

庚辰進士令崑山察降乙酉同金聲起事不終隆武中備
兵嶺北道棄去崑敗連及日吉對簿曰此心自有但未嘗
一見楊崑卒同坐詩有山夜憂一題黑雲覆白日沈天一
夢萬山陰又暝兩眸望千古唐虞沒商周腐華夷爭萬骨
土云云答王甫及一律兩雪荆榛路飄飄付此身無才營
醉飽有淚答君親湘左沙誠怨淮南飯獨真何時希日月
雙照白頭人又與楊組玉一律海內論交徧天涯識子真
語皆中夏事心似上皇人廣廈勞相庇名家獨向貧君家
好過日何必別驚神詩心特傲耿章光字玄度東昌人都
御史如杞子崇禎丁丑進士弘光中歷尙寶卿乙酉削髮
長齋崑敗連及坐死妻姚氏率其妾朱氏家人婦段氏李

氏其填一井趙書辦者起諸屍棺殮之復勒其妻入井身
從之章光無子一女十一歲最後入井死時同難爲古風
和尚廣西人死最烈一太監失其名旣刑不仆刑者欲取
其心食之忽屍走數尺冒擊刑者刑者怒眾攢碎之又原
任義烏知縣癸未進士朱昇字君旭原任徽寧道乙丑進
士俞鵬翔及葉士彥顧光余坤沈士柱等並與楊崑之難
於是水陸蹤跡因緣而致死者爲原任推官周世臣原任詞
臣韓四維等四十四人

世臣字頴侯宜與人崇禎庚辰進士司理興化國變不起
久之以匿逋臣李之椿於家並及之之椿字大生如皋人
天啟壬戌進士弘光中歷尙寶卿扈魯監國海上閒歸被

逮急懸案例遣子旦外嬖謝國寶失寵上聞并連四維存
四維子星大布衣潘國緒字慧公海寧人以誕放初走諸
營繼復聯絡林莽詭自稱戎政尙書已而僞爲靖南侯裨
將王升之令導海鹽守卒北抗事露被執又詭稱定西伯
云大言曰事去矣且曰百萬發先失之天也自言金錢最
多善事我盡以犒若獄卒奔走惟命至以妓女樂之臨刑
不屈一膝且曰吾大臣豈辱國責黨曰此堂上下孰非吾
盟風雨者哉卒不吐一人從容死

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

思理初謝事祝髮爲僧王敦趨再四緹素入朝

福州鄉紳周之夔與林某等先後謀開門速兵入事洩咸死

之

三月原任禮部尚書朱繼祚以鄉校破興化府北兵憲彭遇凱爲內應監國仍令遇凱署道事守之繼祚來朝

先是窑戶王士玉等以義激眾萬餘取仙遊縣攻府城不利會繼祚與閣部黃鳴俊並逮燕京釋歸繼祚潛黃石密招士玉等復起時興化鎮將李應元忌遇凱隙遇凱內不自安密通繼祚約是月之十有八日開門納士玉兵先期宴諸文武商所以應敵猝起殺尙參將及黎知府諸唯諾應元逸去奉城中一完髮者爲縣令馳捷鷺門監國爲加銜仍署守興化

北副將郭天才奉檄援福州臨城不戰猝歸款監國封天才

忠誠伯令反攻福州

天才初從熊督師關外先登後爲北款聲垣所部時提兵
三千南援忽有四句者走天才耳語密致聲垣回向之檄
於是馳款監國予伯爵懸侯封以待約以五月之朔合攻
福州

夏閏四月鄖國祁保健寧飢北部院陳謹以滿師困之忽是
日霧重梯城城禦者不能的城破祁與鄖陽王常湖咸死之
諸縣復不守

時守具窮至鎔白金爲礮子祁登城禦敵發礮礮反射謹
師跨霧入城居民咸縱火自焚幾盡祁竄火死王常湖爲
亂兵所殺

五月大學士吏部尙書錢肅樂卒監國爲撤朝三日賜祭九壇贈太子太保諡忠介蔭一子尙寶司丞

肅樂居瑯琦山以建國彩跋扈內殘魯事不辦積咽不食病劇猝聞連江事敗以頭觸牀幾碎遂卒遺命以崇禎中員外銜歛自以無功不受加銜弟肅範從劉中藻起小福洲久亦殉城

秋七月兵部尙書劉中藻連破壽寧及浙之慶元泰順等縣冬十二月興化不守長樂等縣復失兵巡道彭遇凱及原任禮部尙書朱繼祚死之

北師旣破建寧內各守益堅不肯下北師乘勝攻興化繼祚死殉城遇凱走亂山中久之爲所執繼祚之從子三舍

汝極亦見殺

壽寧旋失尙書中藻奇計復之

布衣俞書素以鄉校起天台監國給敕印稱將軍卒無所就

永歷己丑監國三年春正月監國由鷺門詣沙埕議蹕福寧州不

果

時尙書中藻屯福寧兵勢頗振則從臣中有議不合者遂
不復及遷事

南昌敗豫國公金聲垣建武侯王得仁大學士尙書姜曰廣
死之諸郡縣咸不守

聲垣師老贛州北帥談泰以滿師擊南昌虛聲垣棄贛還
援戰一再捷及是入閩月糧竭至於食病者旋及婦穉不

變又久力竭泰大攻德勝門而精兵破進賢門入聲垣與
得仁巷戰不勝投水死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歷己未進
士以編修崇尙理學爲後學所歸熹廟中嘗白鄒忠介之
誣與逆魏忤爲民起講官崇禎中勿任性勿聽左右小人
以吏部侍郎忤首輔烏程歸里講學江西史可法以大司
馬東脯正詹之門爲創見甲申春同可法疏請皇太子監
國南都國變南都擁戴勞以禮部尙書進東閣大學士嗣
爭三案與馬貴陽忤歸里金豫國回向曰廣欲捷取九江
扼安慶窺南都聲垣不聽至是敗閒投井死原任知府劉
一鵬被執不屈死部將湯執中自縊死

二月晉兵部尙書劉中藻東閣大學士賜蟒玉

惠國成棟以桂命提東粵卽應聲垣協攻贛適聲垣解贛圍
兩日矣勢單敗走信豐溺水死

成棟奉北命嘗以十七騎下廣東至是回向氣弱贛守將
楊遇明以南昌勝勢出禦成棟戰敗兵潰被追渡信豐河
馬負甲沈遂不起

原任中書舍人何兆龍復創呼起以諸健攻温州監國與敕
印稱將軍事不克

兆龍集諸林莽再起應閩中諸師以餉不足頗殘人心不
固未幾散

兵部尙書揭重熙野走聯絡南贛閩廣之間勢不易合總兵
曹大鎬移兵與重熙協力聲頗振

大鎬初從鄖國祁營建寧繼與祁邈棄建寧走山麓屢蹶
不挫

夏四月福安被圍急副將連琪引兵援之被襲琪陣死北師
以琪首徇城中不動

閩鄉紳林夢龍兵起桐山令嚴不殘百姓走餉加驚戰敗走
死

夢龍忼慷激壯師行有紀力矯諸師所尙每有疏奏縷縷
千萬餘言監國覽既輒歎曰死死明珠矣已聞變爲之不
食

國姓成功以奉桂朔專不贊魯一矢亦二其從弟建國彩兵
不踰洛陽橋之北

國姓方自保不奉父令漸治其旅諸老將皆安之願爲用
諸洋稅亦集

北師攻福寧州急以書招閣部中藻毅不應閱四十餘日糧
絕城垂陷或曰去之中藻奮曰去何之於是懸高皇帝像南
面冠服拜辭引罪飲醉自鳩死子思誠投井死福寧等諸城
咸不守

初中藻守建寧每戰皆捷久之堵陣者飢不起監國方支
吾不自立勢不能援城中殺人以食四鍵不啟久之敗

建國公鄭彩還三沙監國閒走壺江岷崎山等處

彩旣殺義興侯遵謙及閣部汝霖於是扈監國者咸畏不
敢近適北師有反戈降魯者彩以分屬中藻中藻疑其二

魯有聞盡殺之彩以爲殺降怒欲攻之御史湯芬爲彩求
平於中藻中藻復以疑殺芬卒與彩平彩顧久不樂中藻
不爲助及福寧敗益無可爲乃竟棄監國走三沙監國亦
不復留之

秋七月定西伯張名振護監國駐台州之臨門
時聞事不可爲所下州縣旋不戰北款扈駕無人名振迎
歸台州頗近其故汛處
詞臣張煌言贊定西兵由海道北擾風覆舟不進
北煌言字玄箸鄞縣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從諸臣扶義敦
魯王監國紹興賜進士爲庶吉士及紹興敗監國營閩不
就煌言鼓名振揚帆吳淞風不利煌言與名振咸登陸易

民服閒歸

晉定西伯張名振爲定西侯

或曰封侯仍以富平

國姓成功以全師保漳泉海上諸島

八月監國入舟山故唐肅鹵伯黃斌卿不即納將軍王朝先及阮進等欲以兵劫之監國不許擬晉斌卿爲侯方開諭斌

卿

使甲士猝起殺斌卿

斌卿字虎癡奉唐命壁舟山伺閒吳淞聯絡登萊不進劫寧國之仁及監軍本澈師稍集及唐敗私奉桂朔意忌頗以氣凌同事王朝先等名振使其故部阮進及王大振密通朝先朝先意藉以傾斌卿會監國俯諭伏聽朝先馳僞箋力士猝刀投斌卿洞其脅時舟山諸旅頗爲名振所統

增補
三四
海爲怒濤三日或曰哀肅鹵云

以參將原署爲監國府

監國諭定西侯名振總督諸師蕩湖伯阮進專治樓艚截洋
拒守仍故唐張肯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
肯堂字蜺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歷都御史巡撫福建
唐主尊稱福京擁戴勞拜兵部尙書大學士同官道周勇
與鄭氏不協肯堂意不能善用鄭氏芝龍被激勢必開關
入敵以是與廷議左主蹕延平請監肅鹵之師於舟山遂
奉敕總督三吳唐敗無所效

以吳鍾巒爲禮刑二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向中爲
兵部尙書朱永佑爲兵部右侍郎咸加宮保

鍾巒以鷺門扈駕進尙書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
進士知長興調秀水以漕事持旗軍過索被殘折臂以職
方兵部就唐唐敗扈舟山永佑字又玄松江人以崇禎甲
戌進士歷銓部乙酉從松江義奮不終唐藩立航海入閩
補文選郎中延平不返卽鷺門依監國扈舟山

晉阮進蕩胡侯周崔芝平夷侯周瑞閩安侯王朝先平西伯
劉沂春以都御史沈宸荃以兵部尙書皆晉東閣大學士尋
以李長祥爲兵部侍郎徐孚遠爲國子祭酒陳九徵爲太常
卿王衡楊璣爲欽天監丞仍涂登華振威伯加少保蕩胡從
子駿挂義英將軍定西標楊晉爵葉有成方簡咸與挂印餘
文武加秩有差

冬十一月遣太常卿任甲御史余圖南往日本通好冬至頒

監國五年歷於廷臣行朝賀禮

時北歷從西人湯若望所定二十四氣分地異刻皆畢易

位五星之行無氣字惟舟山尙從故歷

永歷四年

庚寅

監國五年

春正月大學士劉沂春稱病篤由海道放歸

閩庶吉士張煌言入扈舟山起拜兵部左侍郎

煌言兩同富平名振以舟師北擾皆不利閒脫遂走陸鼓

義無復振者時其家已被逮錢塘獄有僧澹齋日募飯飽

其妻董氏與子祺且十年

晉李長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

初長祥奮槩山莽監國遙赦爲兵部尙書尋與總兵王完

勳爭餉眾散單身入朝舟山

閣部沈宸荃見嫉同官長祥至誣以不道宸荃憤棄官引匿舟山之僻監國不能留
夏六月蕩胡進平夷崔芝以事忤合力攻閩安侯周瑞併其眾盡有其舩艦瑞以數艘潰圍出依國姓思明
冬十一月監國念扈從諸臣風波辛苦不能朝夕者權宜月俸有差約二十餘人餘不能徧及

按二十餘人爲閣部張肯堂尙書吳鍾巒李向中侍郎朱永佑張煌言孫延齡太常少卿陸九徵太僕少卿李思密
通政使參議鄭遵儉御史朱養時兵部郎中李國禎禮部
主事葉玄戶部主事林之瑛中書舍人王子章國子監學

錄曾應選太常寺典簿黃甲等餘不及考其詳

冬至頒監國六年歷一如五年例廷臣朝賀

永歷五年辛卯

監國六年

春二月蕩湖阮進以兵攻建國彩於三沙敗

之獲其餘艘盡彩單走粵洋自保己亥北師至暴卒

彩擅殺勳舊大臣者二棄監國不顧公憤進等持大義攻

之

富平侯名振閒擊殺平西伯王朝先暴其擅投刃斌卿之罪
函其首爲位于海滋遙祭之

時斌卿原部頗以斌卿方拜命無罪朝先矯監國自制且
疑富平陰爲之名振不得已慮眾解體託以他故稱監國

殲之

降帥振威伯涂登華鎮梅山孤以其眾北歸

初登華以福寧來附受封時監國保舟山勢懸隔無依仍
北向

夏四月北鎮馬進寶使人密招蕩胡進于南田進併拉其從
子義英將軍駿同往駿不從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
進感而止

進已潛內款待發進寶治酒遲之駿百勸不從名振馳進
舟索見不得迺設座南田之陸望舟山拜哭曰蕩胡去主
上安所歸願自殺情詞慘痛進部俱爲泣下於是殘北使
示無他

六月舟山大旱監國布袍步禱羣臣咸草具以從

命兵部侍郎張煌言治兵鹿頸頭

秋七月乞粟於日本其國王許振疾航餉數千斛

先是丁亥周藩安昌王以監國命乞師日本權以府中人
填部寺銜以行既至長吉島島通事以權銜報源將軍蓋
日本素所重明兩榜凡試錄履歷具備察之無權銜兵不
發已而諸生凌士弘與諸生馮京第以閣部張肯堂書及
肅鹵黃斌卿血書往適天主教四舟失風漂入界而源將
軍方整兵拒防但接濟軍需慰所請此乞粟爲監國第三
往矣

兵部尙書揭重熙師散被執於閩之武夷山就戮

重熙字萬年臨川人崇禎丙子以五經雋南闈丁丑成進

士亦以五經授福寧知州歷主事入闕京升兵部職方郎中鼓敝應豫國聲垣南昌敗猶創呼閩粵之間隻身閒走桂林晉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歸出沒武夷無所就爲樵者所覺被執在獄猶借書夜讀臨刑加綱正幘與曹大鎬同難遺筆有云行年四十有七不爲天官至大司馬不爲卑文章政事羸有名於時不爲辱所耿耿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

八月北師大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戰不利被殘

時裨將江天保爲湖蕩進先鋒以四水艍迎擊定海路獲勝沈敵十三舟所俘牽斷右臂縱還

監國詣蛟門祭江夜半見有大星從西北隕舟山小星隨之

者無數即日還舟山未至聞警御舟不登陸或請閒取兩王

子

長弘冊
次弘棟

入舟定西侯名振曰如是恐以寒守者之心監國

不强

越日北師三道攻舟山出吳淞及閩洋者島師分禦皆捷定
閩師復益兵大出兵逼盪胡侯阮進失措戰於螺頭洋不勝
死之

時舟山精銳分應南北洋越五日北師復大出會天霧迷
咫尺進激大艖壓之風失利艖不前反爲所乘進乃手發
火桶倉猝桶觸桅反入進艖艖焚進急躍水以解蓋犯火
以水淬之無生者敵起進進創甚不能言瞪目怒視三日
死此月之廿有一日也

時屯田都督張名揚守南門閣部張肯堂守北門監軍主事
正元吉金允彥等督三親標守城內師攻舟山不遺力守者
亦百法應之至投書勸降閣部肯堂等不答內師輿創進徇
城益戮力鍵禦環圍十晝夜南北洋二道凱師次十八門阻
不入援

時諸門皆鍵號令嚴氣益厲軍中有欲竄者斬之敵逼城
下被擊重傷頗眾於是遠礮崩其雉堞者數輒隨破隨補
定西侯名振等護監國駕由外洋南泛

九月之一日舟山破

先一日監軍允彥力窮潛叛內降而元吉繼之爲言城中
虛實導攻具益進守者猶細醢允彥子傳示四門以示不

二明日午刻南門開

錦衣衛都督李向榮總兵馬泰副總兵單登雲等率民兵巷戰盡死之

中書舍人顧玠江中汜陳所學皆係舟山籍於監國有捐助勞城垂破閣戶咸自焚死

監國繼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之一內監失其名扼死井旁以殉兩王子北去浙西原兵部主事申信等爭私斂衣食之至欲贖篡不果

大學士吏部尚書張肯堂一門死之

先一日肯堂門人蘇兆人字寅侯知不可爲闔戶自縊死肯堂義之爲降四拜善殮之隨作絕命詩四首有傳與後

來青史看衣冠二字莫輕刪之句次日事急命舉火焚其
家屬二十三口訖遂與妾某氏並投纒雪交亭之下一女
投荷花池死肖堂有僕已度爲僧法名無凡鉢普陀及舟
山之變歎曰吾翁無不殉國者促航舟山泣請內帥願下
主懸瘞土帥義而許之肖堂有孫滋大諸生陸燦計脫之
屯田都督張名揚一門死之

名揚與名振同母以總兵理舟山開屯事家東門母年七
十餘矣赴水死名揚被執不屈見殺戚屬五十餘人皆自
焚死幕客諸生顧心復南直人自縊學宮
兵部尚書都御史吳鍾巒詣學宮自殺

鍾巒初從監國祭蛟門返內師初逼舟山鍾巒閒道入城

輒不食日飲米湯一二合預持佛寺萬歲牌一端設尊經閣之中南面右廡陳高座積薪與座等及城破向萬歲牌行五拜三叩頭禮乃登高座令家人縱火焚之鍾巒嘗以十願名齋十願中終之以見危授命此日自以不負所願云幼子裔之越海攜骸骨歸葬遺集忠告錄國變後所著也長子祐之尋父粵東永歷中授平遠知縣三子福之先從太湖義奮戰敗死

吏部尚書李向中以艱在內地越險不能奔廬舟山僻澁爲位而哭守之城破不屈及難

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被執不屈死

永佑知城危輒冠帶拜別監國亦望辭太祖危坐中堂以

俟兵入既被執赴市語益不恭受刑更慘棄屍海濱久之
有僕竊橐葬舟山之壤

兵科給事中董志寧自縊文廟死

志寧初以兵部主事監軍從諸生華夏等內應島師事不
成棄妻子閒走舟山改省員及難

河南道御史朱養時及戶部主事林之瑛兵部主事劉午陽
俱死之監軍御史梁隆吉手刃全家自剄

禮部主事董玄及學錄曾應選俱赴學宮自縊死

兵部郎中李國楨以母在城閒冒險入被執死

都督焦文玉悉力拒戰死妻張氏隨自盡

溫義健林伯起張瑞初咸赴學宮自縊死

伯起瑞初起觸温州事不就走舟山方數月

大學士兵部尚書沈宸荃挂冠郊外潛泛海歸風不利舟覆
死副使高世昌觸石死

安洋總鎮劉世勳死之主事楊鼎臣李開國死最後

安洋無援舟山既敗北師移攻世勳勢詘世勳身被數創
猶格鬪不退死

舟山屠墮其城城以外百姓率遷內地

內命巴將軍守舟山其民復潛歸有其故業

兵部侍郎煌言以鹿頸兵同定西侯名振扈監國於三沙國
姓成功迎入廈門躬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自稱罪臣尋居
監國於金門月致供億惟謹遇節及千秋期上啟稱賀弗懈

永歷六年壬辰監國七年監國躡金門

國姓成功以兵攻漳泉盡有其下邑北師總督陳錦援之成功使人刺殺錦

時鄭氏故部散漳泉者咸呼集洋稅復舊例能食兵錦方視事有刺客以國姓密遣卽帳中疾取錦首去求刺客不可得

桂主自安龍馳授國姓成功招討大將軍敕印

國姓以桂無所通監國引嫌罷供億禮節亦疏以見一監國飢各勳舊黃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荃期徐孚遠紀日青林復齋等閒從內地密輸緩急軍需

遣定西名振以已意乞師廈門成功不許至露其背所刺盡

忠報國四字爲感激指腹爲姻隨得助師二萬與尙書煌言
義英駿誠意伯劉孔昭等直遡金塘獲叛者金允彥磔之以
祭舟山諸死事者持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橫海一
孤臣之句

永歷七年癸巳監國八年監國蹕金門

內戒漳泉國姓謾書北督稱閩鎮馬進寶閩道黃澍啟釁仇
在不共必覆此二釁乃議罷兵仍作書遺其父芝龍要漳泉
興福四府

成功母出自日本嘗金塑母像謹祠之懸以眞珠簾馬黃
兵出劫鄭私有之遂指爲兵名內卽逮進寶澍以示招徠
又上書其父稱子不稱臣稱朝廷無陛下字樣語率不恭

秋八月太白晝見亦經天未申之刻碎如泥金忽明忽沒久之猝下如有掖之者凡兩月浙中雨毛雨灰是年災異重疊不勝數

永歷八年甲午監國九年監國蹕金門春正月全師復入京口戰不利

失一副將阮甲淹四日退招討復遣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陳應蕃等協力抵平洋沙攻崇明不克平原將軍姚志卓憤自剄還觸吳淞關掠北戰艦二百七十號名振以沙船九百號泛登萊及高麗乃還

夏五月寧波北協鎮將張洪德出款

洪德寧波北協鎮也潛使人通海迹露被逮至曹娥江海師合其故部篡洪德並其妻子大小百餘艘入海稱制封

定寧伯

秋八月復地震浙閩國姓遣將軍陳輝總制水軍同定西名振再窺吳淞遇風變師旋

移攻舟山北督鎮巴成功遣先鋒陳虎出禦陣歿巴以城降令司馬陳六御義英駿守之

北令芝龍札子成功入款成功再答父諭勒割福建全省及沿海一帶自江浙以及東粵諸州縣不得請統兵攻漳泉益急適靖南平南二王下東粵勢張退保海澄無有所動

冬十二月台州北鎮將馬信出款執巡道張知府劉至舟山縱歸

北師大治艦防海海師閒掠其二艦信懼罪中疑會降將

定寧洪德與信有舊使人密誘之洪德詭稱敵至會文武
議城守猝起殺□□知縣及典史就海加封將軍

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舟山監國震悼贈賻特厚

永歷九年乙未監國十年監國躡金門

夏四月國姓成功師出守將黃梧乘閒以海澄北降得封海
澄公世鎮海澄

秋九月國姓還駐廈門改爲思明州壁大兵時設四屯張煌
言駐臨門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牛頭門亦宿勁
旅遙爲犄角相聲應東南護髮走集者甚眾獨金門扈蹕諸
臣自爲保

湖廣澧州天裂相傳中有楷字一行爲白條有代靜不萬意

中治馳十一字眾矚分明留數刻忽風作化彩雲而散官府以聞

永歷十年

丙申

監國十一年

監國蹕金門

春桂主自安龍馳敕封招討將軍國姓成功爲延平王一切軍國便宜行成功謙但以招討將軍行所屬諸文武什襲王印不一行或曰桂主以成功不行王印疑二字封不稱改封一字爲潮王成功益謙不受

二月之三日舟山城哭聲若風箏而咽歷五日始息雞犬夜登屋而號無所見南門發國初湯東甄所建碑碑中文若或有知者

秋八月舟山再失

北師倪將軍師出攻舟山島師戎政六御定寧洪德與義
英將軍駿分應要害英標有最捷從檣首飛渡敵舟猝斷
篷索敵篷墮壓斃百人敵勢大沮相持久駿舟忽膠淺不
能馳驟戰敗績將軍劉永錫孔昭子跳水死六御與洪德合
以兵援之被創並自剄死將軍楊晉爵截橫水洋孤軍當
堅持兩日不懈力竭自剄太常九徵被執不屈見殺

永歷十一年

丁酉

監國十二年

監國蹕金門

內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計清野防其接濟洋師犯
者不赦

限期勿後如或戀田廬違限者輒火之所徙許借居寄食
於其姻族拒者有法其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其償之至有

所償過於其土著者有司無能以其狀聞蓋既休息飲食之復爲之代償賦役其或缺額考績仍以是不登魚蝦小戶一竿之外卽稱越界胥役故縱之執以責贖自江南達東粵數千里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賂之夏五月國姓成功遣將軍馬龍等騷粵大殘澄海之鷗汀背仍執知縣祖之麟海去授之麟兵部侍郎久之之麟聞脫逸歸

海師向集洋稅重值闌出內粟至是遂殘邊以給

永歷十年
二年 戊戌 監國十年 監國蹕金門

國姓成功以舟師大掠招寶山時兵部尙書煌言計資延平大力勇圖恢復自舟山敗後遙奉桂朔凡大舉必與延平台

議不敢顯通監國用絕嫌疑以固同愼監國或聞往來鷺門
無定轍

永曆十三年

己亥

監國十年

監國蹕金門

夏五月兵部煌言合延平王成功悉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卽

嚴家沙爲壇以太牢禱告太祖高皇帝朔日亦禱毅宗烈皇

帝斬衰從事一軍皆帛舉哀軍中陪哭聲震百里楊儀及鎮

江兩岸官民間之無不掩涕不能仰視其奉令專與滿師決

遇緣旗拱手不舉兵持不能難大勝七里港滿師管將軍傷

創甚巡撫朱部安慶師戰瓜渚全軍敗沒朱被執縱之漕撫

亢以淮安師下半道聲悸亢夜投水死下鎮江及瓜揚沿江

一帶郡縣惶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千里上印者

三十有七進芻稅者恐後

時舩艫大小入千餘號大將張茂之總五軍令嚴掠一黍者死斷鎮江鐵索滿師旣敗鎮江知府甲斬辮出降城中百姓擲帽與堞齊市肆不驚商旅如故關使者獻稅給軍凡上印者與明製冠服仍其官

諸郡縣或不卽上印鄉紳衿多詣官公勒獻冊野健復挺起建旗遙應者不啻數千部百姓爭出城逸去以弱守者禁不能止或久以註誤在禁未決者官爲禮貌善飲食慰去之

西至荆襄南迄梅嶺烽信所及魂夢輸服其奉二三工爲大言高步以警觀聽者卽或坐不道例顧視鼎鑊如飴談笑而盡聞者益心動

時楚援疾下歷蕪湖兵部煌言縱下流馳擊沈其四艦餘舟
四潰

海師甘輝列十二營於白土山困江南觀音門候陸師併力
不卽至閱五旬師老七月之晦北師穴城夜劫大獲捷沿江
數百里舟師咸退去

北總督郎鍵門不戰衛故明原任鄉紳于公所杜其潛耗
責輸餉食兵海師計水戰之具不利陸攻爲更辦需時意
輕目無金陵適滿師明將軍自楚還兵勢頗激戰桃灣海
師不利嗣甘營被劫大戰石灰山復敗績失萬人將軍甘
輝與副將余日新被執

內師執訊責輝勸降國姓成功酬大爵輝傲曰國姓父不能

奪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降國姓也請速死無他怒叱同
訊日新曰丈夫得死所濡忍何爲

蕪湖之師聞石灰山敗耗中弱水道扼絕援糧竭舍舟登陸
轉戰千里萬人耗散盡煌言隻身閒脫爲時二十七日草屨
二千餘程復抵臨門

煌言師不統於鄭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爲聲援急
全師去圖萬全煌言不得退提殘較入霍山界歷巘嶮諸
衝擊死散盡至棄騎僞爲失路賈輒露往往得故義健爲
曲護之蓋時中原婦豎無不知大司馬煌言忠者率不聞
人煌言有北征紀略傳世

兵部尙書煌言微表陳五月金陵之役於監國

煌言意望延平再舉陽疏監國監國亦曲諒

秋桂主遙敕仍魯王監國駐澎湖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
官冬延平師大擾閩之嵩門北師失利

嵩門之捷以書招北鎮張承恩有曰比者明恩達里舉浙
師病沒達素聞師殲馘殆盡馬既早歸李高繼至可以爲
法馬惟善可以爲戒

永歷十年 庚子 監國十年 監國蹕金門時各較飢率就內款寵被
四年 五年

過於諸旗遂有偽造印敕曾未一驚濤輒稱方命者內急來
遠不深求也

東南辯士多託招徠爲名弋巍尊矯語報命互相結引如
傳鉢率非實耗

永歷十年 辛丑 監國十年 監國蹕金門

五年 春桂主依緬甸不終

緬甸弱畏兵出桂主乞免

閣部煌言三上書監國擬詔書一道不果行

緬變確金門扈從意即真以紹統煌言未可幸毋以虛名

來射遷蹕稍近觀變

壬寅 監國十年 監國蹕金門

延平王成功營臺灣令其長子經督守廈門

臺灣故和蘭國貢道候詔處也闊二千里表倍之氣常春

所產稍似內地距福州七程延平用所部曹文龍馬信謀

取之屯重旅而令統五軍周全斌忠貞伯洪旭督餉鄭泰

合守思明

閣部煌言上書延平有曰普天之下止思明一塊乾淨土何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又云有明之倚殿下以能雪恥報仇也區區臺灣何與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膽於火輪宿將摧肢體於沙磧也哉成功不聽舟浮礁聞道入煌言急內難恐延平遠自保必憚勞疏敵又念金門失恃臨門一帶萬不能固故痛言之而鄭以安其內顧先爲不拔不報

內督鎮諸以書招煌言於臨門煌言不奪

答江南總督郎有曰不佞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答浙江總督趙有曰兩

閒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其是而已
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確守人倫卽是深明天道
延平成功稱臺灣爲東都亦稱明京以候桂主巡狩緬變確
乃又改爲東寧國

於東寧隔江築承天城以居宦東寧者之家

夏五月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國姓成功原名鄭森薨於東寧
長子經自廈門奔喪嗣主東寧仍用桂朔有行羣文武稱嗣
藩令諭設六部官名改不敢疑制

秋九月之十有七日監國魯王以海薨於金門

王年五十有四繼妃陳氏明年生遺腹子弘甲周支長陽
王術桂今改寧靖王收養棲於東寧

和蘭國內朝奉北師合攻思明思明敗而金門臨門牛頭門
楚山玉環山諸島之師皆解

多北款受職者先是督餉鄭泰有罪延平長子經以伏法
泰子北款挾鎮將馬得功反攻思明爲周全斌所敗乃合
和蘭報仇自思明失守北洋無一傲海上者全斌亦竟北

歸

甲辰秋七月閣部煌言被執

思明州及諸島俱敗煌言結茅潛於臨門之范澳是月之
廿有三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哨探至陶家尖會寧波人孫
惟法爲北師向導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海死舟子林姓者
死不言煌言處火者悉之導范澳執煌言及監紀羅倫字

子木勇士葉雲門者冠玉并二持槊者時煌言素袍朱履
就道吟詠不輟至寧波過其門爲一歎息

八月煌言至武林督撫趙高其義禮迎之煌言抗賓座拱手
曰昨蒙尺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致煩使者左右進酥
茶搖手煌言從不知此味或覆以滿服必不可

出就衛絕食飲衛士哀號願緩須臾毋見累於是復食飲
如故

九月之七日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張煌言不屈就刑前所
並執五人從死妻董氏子祺旋及難

煌言初被執作放言有曰滄浪揚塵兮日月盲余生則中
華兮死則大明黃冠故鄉兮非余心之所馨在道諸吟有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之句又有悲故里五
言古詩闕曰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臨市口占我年適
五九乃遇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妻子久禁錢
塘僧淡齋募以飯之移獄至鎮江就法

東寧兩經北招持前要勒以拒論者曰鄭氏瞻魯祿尊唐姓
閏桂年抗北爲不恭者三

附錄

北征紀略

張煌言

余自乙酉倡大義於甬東距己亥十有五載矣其間棲山蹈
海艱險備嘗俱無論猶憶丁亥歲持節監定西侯軍西征遭
颶風覆舟陷敵中七日得閒行歸海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

山掠瓜儀而師徒單弱迄鮮成績至戊戌追隨賜姓延平藩
北伐抵羊山復遇風碎舟返旆逾歲年在己亥仲夏延平藩
全軍北指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
崇沙乃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旣
濟江議首取瓜步時敵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
大礮數百位欲遏我舟師延平屬命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
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舟不
得前諸艘鱗次且前且卻兩岸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
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
遂入金山同艚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舟則十三
嘻危哉矣蚤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敵兵殆盡乘勝克其

城延平輒欲直指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
敵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鐵甕而延平猶虞留都
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
業震動敵將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卽屬余督
水軍往且以直達蕪湖爲約夫蕪湖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
居江楚下流爲江左鎖鑰重地況踰金陵歷采石懸軍深入
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何能勝任雖然倡義
之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匡復也余何敢辭於時江湖縮朒
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真五十里
吏民齎版圖迎王師蓋彼都人士知余姓字有素故遮道來
歸迄余抵儀先一日延平已遣李將軍必單舸往撫余輒欲

引去閭邑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
公署延見慰諭之眾以李將軍無兵恐敵騎突至則無以捍
牧圉咸稽顙留余保障余不可遂行鷁首所嚮儀民無不具
瓣香相逆者而濱江小艇載果蓏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
余顧而樂之以爲儼然王師氣象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
於六月二十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城旣下藩師自陸逐北雖
步卒皆鐵鎧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卽作書致
張茂之所號爲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
流遲拙非策也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行蘆荻中
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月二十有八日也不意藩師竟從
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爲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所統戰艦無

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爲殿汴浦口七月朔敵偵我大艖尙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卒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如飛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轄下犁艖也余遽乘之復戰後艖繼至敵始遁去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敵匿不復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蓋方余與敵對壘之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薄江城彼步騎百餘開北門遁而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湖而且扼浦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四日事也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星洲正商略攻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上游聲靈丕振而留都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城爲上游門戶儻留

都未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再
延平但促余過發於是率本轄划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
不復與聞矣七夕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
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
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
舒城廬江高淳溧陽溧水建平州則廣德無爲以及和陽或
招降或攻克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
兵不滿千船不滿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爲感孚騰書摺
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闖入剽掠者余禽
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卽江楚魯浙豪雄多詣軍門受
約束請歸馮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

軍屯池州以扼上流一軍據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徧新安而身往來宛陵姑孰間名爲駐節雄鎮而其實席不暇煖也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初不聞發一礮姑射城中而鎮守潤州將帥亦未曾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實南畿咽喉地尙未扼塞故蘇松援兵得長驅集石城余聞之卽上書延平大略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將盡取畿輔諸城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以全力注之彼直檻羊奔獸也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兵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敵謀知用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敵傾城出戰兵無鬪志竟大敗

時余在寧國府受新都降報至遽返蕪邑七月二十九日矣
初意石頭師卽偶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未必遽揚帆卽揚
帆必且據守鎮江余故彈壓上流不少動而敵人郎延佐哈
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太平守將叛降於敵
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禽叛將伏誅然江中敵舟密布上下
音信阻絕余遣一僧齋帛書由閒道訪延平行營書云兵家
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邑俱爲我守若
能益百艘來助天下事尙可爲也儻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
靈何詎料延平不但離石頭城去且棄鐵甕城行矣留都敵
兵始專意於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爲余不降必就縛各將士
始稍稍色變然刁斗猶肅然始余欲據城邑與敵格鬪存亡

其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則敵必屠城余名則成矣與
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眷俱在舟擬沈舟破釜旣難疾馳
欲沖突出江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諜報楚來敵艘千餘已
渡安慶余慮若與之值眾寡不敵因部勒全軍指上流次繁
昌舊縣池兵亦至共議進止咸言石頭師卽挫江楚尙未聞
也我以朦朧徑趨鄱陽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西江略定迴
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初七日文銅陵海舟
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夾而後
隊尙維三山所云楚來敵艘果相值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舟
溺死者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敵艘遁往下流礮聲轟然
轄下官兵誤謂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回蕪湖者或

有入焦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畫餅矣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於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爲州擬走焦湖聚散亡爲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路言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弼有安慶敵兵駐守此地乃入山關隘余選驍騎馳擊之奪馬數十殺敵殆盡遂由奇嶺進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轄下甲士素不山行行數日皆重趺且多攜眷挈輜日行三十里余嚴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罷余雖知必有長阪之敗而赴義之眾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遙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聞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旅近爲敵招撫有

一褚良甫者亦義帥受敵符據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
欲借寨屯眾而彼中已聞石頭師挫有向背心堅不納然寨
據至險萬夫莫能仰攻余遂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入將軍
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俱以途窮爲憂余強起按行占一
數四課俱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蚤發是日余率騎兵前
驅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方踰嶺後軍
忽報敵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皆竄山谷中敵騎已
在前矣顧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
後軍稍集而擊之詎知後軍已爲截斷首尾不能相顧矣敵
騎漸合余念鬪死無益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攜印相隨焉嗟
乎余之入山非避死也尙圖控連江楚收湖南北之大俠雲

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軍無援鼓聲不振卒以潰
敗東溪之不爲空阬者幾希天耶人耶余去敵稍遠而土人
利散兵財皆手挾鳥銃游弈四山余牙門將跳而復返與之
值呼之偕行三人紆迴山岡閒迷失道士人在山麓者覘見
卽趨至山椒阻去路余以百金爲壽土人卽匿余山厂期以
日暮導余三人始變服而余將泣數行下惟恐土人之叵測
也余曰死固我分也藉土人叵測我當明言姓氏昇至建康
從容就義耳不然者脫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復
來裹脫粟相餉食畢乘月西行一夜走七十里皆羊腸鳥道
崎嶇特甚初余在馬上著靴後舍騎而徒偶得雙鳥納之實
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晚十趾血浸股踵盡裂余尙

竭蹶奔赴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爲館師余將則賈客也皆以兵聲遠避而導爲之送往因具盤飧食爲進一匕復行適余散兵十數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而導者恐耳目大駭遂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中豪傑觀者如堵競前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風鶴聲甚見蹶者趨者必謂兵之隨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意謂事露計不返顧并余襆被亦負之而趨回顧余之將與僮尙鵠立隔溪余旣失道復失導不得不反就將與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中心疑余爲敵卒敗遁者益環擁索金錢余恐村中或有他敵姑妄應之且傾所有分贈諸人始稍稍解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

之導行強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貌厚者其伯氏也余時但欲得出山達康莊他不違計是日又行三十里託宿焉逆旅主人胡族屬也忽胡之季猝至招其兄出耳語俄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識余行蹤必將甘心於余然已無可如何己而胡卻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非逃卒也余曰然爾何從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十許人過我門乎避雨旁舍予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導不力所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爲何許人胡之老人重具雞黍爲余言此村中豪傑向年亦舉義旌不成受殘虐故今莫有敢窺敵足而動者不意此日石頭師挫君輩又敗績吾儕不復覩漢官威儀矣嗟歎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謀所向僉云當

從安慶渡江初余之離蕪湖而趨上江也舊相從歙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市中仍欲從余戒行余謂事已決裂此行利鈍未卜贈以金麾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至高河埠而胡亦云導至高河埠能事畢矣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信宿達高河埠已薄暮余令導與童子先之問朱君築室所在詎知朱君別余復他往尙未返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羣蹤跡之市中豪徐某金某皆歛產與朱君善偶過此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人之蹤跡童子亦覺有異竟以數語解散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停主轉投逆旅逆旅老嫗亦歛人聞余爲朱君故止宿余而胡之導余者將於次朝別余歸

余悵悵無所問津益無聊晨興忽憶安慶向有賣稻船往來
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而高河之去樅陽一水可通遂令胡
代余覓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旣定
舟人相期享午鼓棹余故暫止逆旅而徐金二人自外入與
余聯坐問余何來余告以館穀歸江南便道訪朱君逆旅中
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何爲者余惟詭詞以答而金與徐素
昧平生言語時陰左右余且目余起余起金引入空舍中間
余曰君得毋姓張乎余詭曰吳姓金曰不然日者我同朱某
來江上從鄰舟窺見丰采君固司馬公也業提師入山矣何
以至是將何之蓋余同朱至江上時方作焚舟計事旁午金
未晉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之

而朱與金行蹤徐所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與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非山中使者乎盍往物色焉故是晚之解散市人及是晨之過逆旅殆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以故金以告徐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蘆中文人者儻疏虞可若何固邀余至其家匿之始各道姓名備述夜來事如此二君誠有心人哉適安慶敵兵過高河士民畏之如虎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避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兵去金徐另買賣稻舟藏余舟次令何某伴余由縱陽出江渡黃湓抵張灘登岸而金與徐別從安慶來相會於張家灘張家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其村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寧羊

腸烏道較霍山尤甚余復病瘡扶疾而行頭岑岑汗下加雨
形容枯槁幾作溝中瘠矣東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
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權金名曰禦寇實
爲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
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余行行不止人多怪之賴
導皆歎人得無他計程兩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即可達嚴
陵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闔閭盡
閉蓋彼之叛將新復歸敵長吏虞有變因而登陴余緣是不
得入止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簫不是過也而耳目
漸集乘閒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黃術有隱君
子風余至盛爲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

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
街口有巡司解邏卒登舟譏察見余將北音貌魁梧疑爲逃
卒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鬪而巡司適之郡不在解是以事
得解解維至蕩安已入剡矣省會有文符插民艇載兵絕浮
梁余船藏他港不獲免爲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此哉余乃
迂道走瑞安凡兩買棹始達嚴陵余旣入浙晦迹益難計惟
有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壩然鳥道羊
腸較徽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剡
道里嚮者導導余而茲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得
至海濱濱海居人咸來問訊遠近鬩然知余得生還矣回思
霍山奔亡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浦江東義台之天台寧

海計程二千餘里關百折何其窮也復回思自崇明進師而瓜步潤州而和陽太平寧國而徽池廬之諸州邑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榮辱殊形是又戲也夢也余自丁亥迄己亥前後入江皆歲在雙魚而一再躡疑若數焉然以十五載之揣摩簡練既得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俟不亦重可慨也夫

使臣碧血

葭弘之事周王忠於公室以黨於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今左先生之爲使臣執節類蘇屬國抗議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慘嗚呼有明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答揚其祖宗於

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刑部給事中甲申春詔督兵湖襄夏聞變誓師而北會福世子建號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涕泣陳中興大計遂命視師江上除右僉都御史理戎政事時江左朝事方棘輔臣馬士英議遣使通好於我朝且告祭崇禎帝眾莫敢行會懋第母卒於天津之唐官屯訃至疏請終制不聽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持節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常鎮遼左與我國用事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而通書我朝傳以金帛因冊封平西伯吳三桂爲薊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懋第

曰我非敢以寵榮易衰經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我君我親地下也秋八月行次滄州聞我朝已改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於是洪範遣使先以冊命授三桂諭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冊文內有世鎮燕京語王覽之固已怒矣然朝議謂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九月至楊村有士人曹遜金鑣孫正疆等來謁且言有報國之志願從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繼統思得義勇以佐中興汝等之來是也並錄署參謀行陣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四夷館處使臣洪範無詞參謀通判陳係孝廉失其名曰此行成敗未可知而所係國事輕重甚大今陳帥委蛇如此儻隨勢傾倒其若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

諸事白懋第決之而洪範遂心貳於左左謂舌人

通事人也

曰我

奉祭告先帝及酬謝貴國之命而來蓋以貴國為我先帝成服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夷館授行人且我奉御書幣聘至境若以屬國相待我必不入義盡名立師出有名我何恤哉往返再四斯時朝士未知江左虛實心憚懋第乃議以鴻臚寺處之遣官騎來迎建旌乘輿肅隊而入十四日內院滿大學士剛林來詰曰何不朝見懋第曰議禮定然後可見剛曰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國王皆稽首迎拜今貴國為先帝成服是有禮於我故但以客禮相見耳剛大笑曰我大清皇帝即位不聞爾福王朝貢乃以天朝自處直欲我客禮哉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禮於我君故命

使來謝自應以客禮相見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今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大業汝何得言朝貢剛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先帝遇變升遐豈有遺詔今皇帝爲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繼統若何許人敢言僭位剛曰旣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懋第曰君所言可以責在廷諸臣不可以責我我奉先帝命督兵剿賊月餘始聞變我固爲今日計徒死無益剛曰旣剿賊賊破京城時爾作何事懋第曰我奉命剿張獻忠犯京城者李自成也我聞變卽勒兵北行路聞貴國已驅賊都燕是以中止若卽以兵來非殺賊是剿平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我譬如往年爾國入犯而琉球朝鮮乘虛驟滅爾國失國之罪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

入犯者爾何能罪之哉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馬紹愉皆
唯默不言懋第復曰莫說我江南小我江南儘大剛曰謹言
大懋第曰我說也洪範以懋第色變遽曰此大事也非可以
一日決明日再議耳剛遂去洪範紹愉俱心危之明日剛復
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福王僭位爲詞懋第曰始則福王
今已正大統爲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來祭告先帝
因而酬謝貴國非以請降及講和來安得以屬國禮相見若
所行可復命我卽專之不可復命我必不行有死而已剛曰
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若何得預看剛
曰且已但欲見 上須行臣禮洪範謂懋第曰不如先生再
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爲祭告先帝無他事可議若相見禮

少錯後無一事如命矣我必以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第因舉示曰銀兩以賞陵工軍匠金幣以謝國王悉數之以付剛剛歡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子也時我朝新定鼎不深悉漢事兩日所辨皆漢人爲謀主而懋第慷慨勁烈詞氣不撓故我朝亦不能有加於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餌禮貌甚隆懋第遣參謀通判陳旗鼓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報言崇禎已葬可毋往懋第不得至陵乃陳太牢服斬衰率將士北向哭於寺廳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涕守卒以其事告攝政王王益重之欲生致懋第懋第終不屈而洪範受王約許以江南降爵爲侯有成言矣二十七日有數騎來遣使臣歸國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

行六十里而使臣所從將士尙八百餘十一月五日止滄州
十里鋪忽有數騎從常大人來遮懋第紹愉還京獨遣洪範
歸騎卒有從懋第紹愉北者有從洪範南者常不之問而我
朝已祭告蚩尤之旗發兵南下矣是日懋第入滄州城宿守
者戒嚴懋第謂將士曰使臣以留爲榮我死無憾若等從我
固當然俱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我入燕觀動靜然後發疏
遣人馳奏翌日從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文才後營副將
楊逢春都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懋第旣返止太醫
院署中邏禁頗嚴疏未得發久之懋第上攝政王啟略曰懋
第奉命此來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稽留我使
士馬日呼庚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艱險以圖國是必

致上千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利也啟上攝政王令內院諭懋第第靜聽勿有違越而都司劉英潛至京與游擊樊通往來偵事明年乙酉正月英及參謀曹遜金鑣入訊晝閱不得通夜踰垣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我以上所書示之生爲明臣死爲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啟示遜遜曰此啟足爲使節光然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是時僞太子亦止太醫院旁署中懋第潛使所從將士誘問守門滿卒滿卒曰此眞崇禎太子故加防閑供應不缺爾太子常言伯父今在南京要南去懋第因爲書二通一言當遣使臣速歸一請皇太子回南辨驗投內院內院隸扞之數日始投卒不報二月懋

第以不能躬叩諸陵遣樊通陳尙嘉馳詣諸山陵及崇禎帝陵哭叩之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忌辰懋第爲哀表一通率從行諸臣以羊豕香帛望祭哭叩於太醫院署中復爲文以隻雞尊酒祭忠烈諸臣從先帝死社稷封疆者四月草疏二通用帛幅細書藏之蠟中遣金鑣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遜以告懋第曰如何懋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已決毋煩言聞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旣平再下薙髮之令諭懋第降且髡之懋第不從中軍副將艾大選首髡如法且勸懋第降懋第大怒揮從官立杖斃之事聞十九日捕下刑部刑部曰若不早薙頭降而擅自杖殺人何也懋第曰吾頭可斷髮不可薙我

奉命北來已辦一死豈肯自敗於今日與若輩爲伍且艾大
選雉頭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
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二十日加鐵鎖三擁入內朝懋第
喪冠白袍不北面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心雅重之欲生懋
第且大用之問在廷漢臣曰卿等云何吏部侍郎曰爲崇禎
來可恕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言今上是先帝何人且
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我言乎侍郎語塞兵部
右侍郎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恥於是
在廷無復言者攝政王曰爾旣爲明臣何爲食我朝粟半年
而猶不死懋第曰爾入攘我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
之致力中原亦有藉外國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聖

子神孫豈遂無人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政王色變
揮出斬之左僉都御史趙開心欲起救懋第同列掣其裾止
之趙不得前遂擁懋第之宣武門外菜市懋第昂首高步神
氣自若既至南向再拜端坐而後受刑劓子楊忘其名揮淚稽

首懋第前跪泣不止少頃徐起舉鎖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
也是日大風晝晦都人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勝紀懋第既
擁出朝趙開心始得前啟王曰殺之適足以成其名不如釋
之王可其奏而懋第已死矣先是髡令下馬紹愉卽率所從
將士薙髮降而懋第參謀陳用極傅宣游擊王一斌都司劉
統王廷佐千總張良左俱以不從令同日被殺游擊樊通收
殞懋第屍於彰義門之白馬院并取用極等諸人瘞之而前

所遣楊三泰所齎蠟書以是年冬泛海入越始達魯監國發之初懋第之至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面之懋第叱曰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兵革先帝賜祭加醮九壇優以蔭卹承疇死久矣何以至今尙存若來者鬼也洪至且前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訪之闔者通謁懋第曰老奴何得尙存昔督兵討賊先帝特寵餞之乃旣不以身殉國難而又降仕他人亦有何面目見我哉李聞不得見而去嗣是朝士欲見者率遭唾罵於是咸憚見之或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之意及江南平聞懋第題詩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銷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訖如其言二十五日滄州守知懋第已被害以

告前所留將士楊逢春張友才等於是三百餘人皆號泣散去
去明年丙戌六月十九日陳洪範有疾忽言左公至驚悸而
死始洪範之持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之事成世加侯爵
而洪範舊通遼左人語入燕盡以江左情實告而心賣懋第
及還又率南征之兵平江南懋第見殺而洪範定爵爲侯甫
期年卒爲懋第忠魂所殺

魯春秋一卷附北征紀略使臣碧血二則查繼佐伊璜撰伊璜字三秀更字支三或稱鈞史或稱鈞玉咸呼與翁海寧人明崇禎癸酉舉人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參張煌言軍事兵敗隱居不出講學於杭州敬修堂弟子從游者數百人又罹南潯莊氏明史之獄幸而獲免遂浪迹東南以歿著述亦無人爲之刊行此紀專書魯王監國事始於鄭義興終於張閣部原原本本具有條理先是魯王以海時由兗州避兵居台州丙戌八月義師奉之駐紹興稱魯監國元年不奉隆武之詔江東失駐舟山舟山再失飄泊海上十五年壬寅薨於金門至甲辰張煌言死難魯春秋絕筆於此猶李定國死而後書明亡也王水陸奔走無一寧字武夫悍將罕知大

義兵餉兩竭聽命於人諸臣捐項踵糜膏血以奉之自殉於
義而已於國事無裨也伊璜直敘其事最為翔實不似他書
之紕漏今得藁本刻而傳之附錄北征紀略使臣碧血二種
歲在闕逢攝提格八月廿一日烏程張鈞衡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志

書

藝文志

書

藝文志

書

藝文志

書

藝文志

書

藝文志